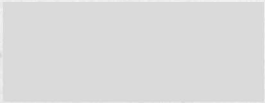


巢經巢集

冊一



巢經巢集

【四倍齋要】

巢經

若有如其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四部備要

集部

上海中華書局據原刻本

校刊

桐鄉 陸費逵 總勘

杭縣 高時顯 輯校

杭縣 吳汝霖 校

丁輔之 監造

遵義鄭徵君遺著序

嘗讀鄭君康成易贊及易論謂易一名而含三易易簡一也變易二也不易三也鄭君闡發三易邇爲精塙余嘗引申斯旨不歎易言之羣經亦多言之且推暨於國家政事之治亂興衰制度文物之因革損益世道人心之純駁汗隆學術文章之得失正變胥可以三義囊括之易道廣大精微固無所不苞孕也遵義鄭子尹徵君以樸學崛起西南蔚爲儒宗生平服膺家學精研三禮撰述閎博著鄭學錄揭櫫爲學大義嘗以國朝經學昌盛邁越往古乃極盛之後治禮者漸有標新增怪名爲申鄭實違鄭旨甚則轉以駁鄭以勝鄭爲事見徵君所爲康成生日釋奠詩然此特致辨今古異同已爾經學廢興固無學也顧已深致歎喟如此烏知後之惑經僞經汙至學校廢經不讀而經亡經亡國亦隨之徵君有知其哀痛又何如耶徵君旣墨守家學以治經所爲文章實能貫串攷據義理詞章而一之於忠孝節烈尤睠睠焉又所爲詩奧衍淵懿黝然深秀屹然爲道咸閒一大宗近人爲詩多祧唐而禰宋號爲步武黃陳實則巢經一

集乃枕中鴻寶也徵君遭際多艱困阨憂虞仍不沫其事親孝敬之誠讀其詩
 文者使人孝悌慈諒之心尊君親上之義油然而勃然不能自已所謂詩以導性
 情禮以飭倫紀有功於世教者甚大嘗以黎平何忠誠墓圯作詩董勸修葺胡
 文忠守黎平即踵為之其徵論也莫邵亭先生謂徵君詩必先經學文章流布
 於世豈非以其感人尤摯耶夔龍少時酷嗜徵君詩比官京師嘗手鈔諷籀僑
 居海上乃蒼最徵君詩文重凋哲嗣伯更詩坵焉光宣之際維新立憲制作紛
 然至不易簡矣又所為變易者往往規撫外人削趾適履鏗舟求劍拘於迹而
 不總於用比至天地易位竟有舉關於綱常名教之不可易者幾幾而變易之
 勢非至人類與窮塵劫灰同歸澌滅不止可不懼哉可不懼哉校栞徵君詩文
 竟因紬繹康成三易之旨以證徵君經術文章不渝家學者蘄挾世於危亡垂
 絕之交微尚如斯竊以貢讀徵君詩文者一證之若謂流衍鄉先喆遺著者抑
 亦末也已乙卯十月貴陽陳夔龍

序

往時歙縣程侍郎以博聞強識受

成廟特達之知負海內重望天下能文章之士鱗萃其門侍郎嘗典試嶺南所得士如番禺儀克中陳澧長樂溫訓皆有時名先後與余定交京師儀君工詩精攷據惜早世不竟其所學陳君天才雄駿於書靡不窺近乃服膺許鄭溫君治古文辭力摹韓柳於近人不亞惲子居此三人者皆侍郎高第弟子然皆弗能爲侍郎之文其能爲侍郎之文者遵義鄭子尹一人而已子尹故侍郎視學黔中時所矜賞者也其爲人坦白簡易粹然儒者生平研精三禮習聞古宮室冠服之制通聲均訓故之學爲文章古澀奧衍大率如先秦以上諸子汲冢墜簡兩漢碑版文字及馬第伯封禪記之屬腐儒小生讀之或至口鉗舌橋實則真氣流貫非類爲魁紀公家言者及讀其母教錄卽又悱惻沉摯似震川先妣事略項脊軒記諸篇羊質善變幾無以測吾子尹也古近體詩簡穆深淳時見才氣亦有風致其在詩派於蘇黃爲近要之才從學出情以性鎔蓋於侍郎之

巢經巢文集序

遵義鄭先生子尹徵君爲西南儒宗垂數十年生平著述甚富致極精嚴未嘗如俗儒苟操鉛槧也道光中郡太守聘撰遵義府志成書四十八卷同時刻者有樗繭譜一卷母教錄一卷迨咸豐中治許鄭學益精三禮六書洞晰淵微乃家刻巢經巢經說一卷說文逸字二卷巢經巢詩鈔九卷唐威恪公樹義爲刻播雅二十四卷同治三年先生沒後遺著尤多威恪公子今中丞炯續刻儀禮私箋八卷鄭學錄四卷於蜀中獨山莫君祥芝刻輪輿私箋二卷於金陵至光緒四年四川東道歸安姚君覲元編咫進齋叢書爲刻說文新附考六卷粵東廣雅書局南皮張尙書之洞所設者也又采刻汗簡箋正八卷親屬記二卷於廣雅叢書中由是先生著述約略已具然其精者尙有考工鳧氏圖說一卷巢經巢文鈔五卷詩集續鈔 卷無傳本資州刺史貴筑高君培穀惜焉復任剗剗而先生之書始克告全自餘雖有一二遺編皆非其至矣奇書之在世譬猶金珠美玉蘊蓄於山淵必有精光上屬霄漢歷久而不可磨滅今先生遺書

巢經巢文集序

遵義鄭子尹先生研精經史穿穴深邃具有心得乾嘉以來東南諸鉅子無以過之生平著述十餘種近年先後傳刻略備去年得其巢經巢遺文數十篇編爲五卷校刻之其文守韓柳家法謹嚴峭潔不落宋以後體勢知經生家讀書既多根柢槃深卽其議論之文亦非常人所能規仿中間於地理水利辨析明了關繫一省輿地之學蓋自貴州入版圖以來未有人考證精確豁若發蒙如今日者也豈獨先生一家之學哉光緒二十年正月貴筑高培敷

巢經巢文集目錄

卷第一

經說

補正爾雅釋親宗族

禮記正義駁文

曾子問昏禮既納幣有吉日女之父母死節

儀禮曲字

娣

外丙二年仲壬四年

禮記注脫竄

調人

爾雅

碁毋遽孟子注

辨日本國古文孝經孔氏傳之偽

司徒旅歸四布

偽古文尚書誤採左傳

說士昏禮夫婦之名

孔子生卒

康成弟子臨碩

孟子

孔疏尚書古今文經字之異

考定喪服大功章大夫之妾二條鄭

氏經注原本

卷第二

考
歸入

牂柯考

白錦堡考

駁朱竹垞孔子門人考

斤于全卒

問答

營縣問答

牂柯十六縣問答

卷第三

書

上程春海先生書

再上程春海先生書

與鄧湘皋書

上俞秋農先生書

與周小湖作楫太守辭貴陽志局書

上賀耦耕先生書

與鄒叔績漢勳書

與劉仙石太守書年書

答莫子偲論佩觿書

記

斗亭記

重修魁星閣記

遊至大覺寺記

遊迴龍山記

辛丑二月初三日記

漢三賢祠記

遊城山記

四圍記

望山堂記

松崖記

梅峽記

記朱烈愍公祖系

巢經巢記

望山堂後記

烏柏軒記

柑廊記

米樓記

陽明祠觀釋奠記

荔波縣舉貢題名記

怡怡樓記

訪楊价墓記

遊蟠龍洞記

重修啓秀書院記

卷第四

序

樗繭譜自序

母教錄自序

送潘明府光泰歸桐城序

重刻楊園先生全書序

古本大學說序

甘秩齋黜邪集序

訂澂浦舒氏六世詩稿序

寶言堂家戒輯聞序

千家詩注序

邵亭詩鈔序

播雅自序

偃飲軒詩鈔序

黎雪樓先生七十壽序

輪輿私箋自序

說文逸字序目

周易屬辭序

送黎莼齋表第之武昌序

桐筌序

秦晉遊草序

張子佩瑤詩稿序

張節婦題詞序

賢母錄序

說文新附考自序

卷第五

紀事

遷居紀事

說

柴翁說

題識

題移寫春秋繁露盧氏校本

題移寫韓詩批本

跋

跋古文四聲韻

跋補漢兵志

題珂雪師雪齋讀易圖本

題移寫賈子新書盧氏校本

跋學部通辨

跋堂谿典嵩高山石闕銘

跋鄭固碑

跋樊毅修華嶽廟碑

跋范鎮碑

跋元趙仲光桃源圖

跋文待詔書赤壁賦

跋機聲鐙影圖

跋張遷碑

跋吳荷屋刻東坡詩拓本

跋啓秀書院壁書弟子職本

跋小王洛神十三行拓本

跋韓詩謝自然首

跋韓詩又魚招張功曹首

跋韓詩合江亭首

跋韓詩赴江陵途中寄贈三學士首

跋韓詩讀皇甫湜公安園池詩書其後首

跋韓詩崔十六少府攝伊陽以詩及書見投因酬三十韻首

跋韓詩寄盧仝首

跋韓詩送無本歸范陽首

跋韓詩人日城南登高首

跋韓詩示兒首

跋韓詩符讀書城南首

跋韓詩大行皇太后挽歌詞第二首

跋韓詩閑遊二首

跋韓詩譴瘡鬼首

跋韓詩和席八首
跋韓詩詠鐙花首

跋韓詩賀張十八祕書得裴司空馬首

跋韓詩病中贈張十八首

跋韓詩和李相公攝事南郊覽物興懷及和杜相公大清宮紀事陳誠二

首

跋韓詩陸渾山火首

跋夢餘筆談

跋內弟黎魯新慕耕草堂詩鈔

跋易林

卷第六

書後

書蔡仲殺雍糾事後

書韓集與大顛三書後

書三賢遺蹟卷後

書鹿石卿先生硃卷後

書上蔡語錄後

書宜州家乘後

書補錄張陶菴陽明像贊後

書莫貞定先生母教書後

書莫猶人先生稟陳鹽源縣甲子夸豹子溝銅廢廠書後

書朱子詩卷真蹟後

書唐子方方伯書札後

書謝君采先生詩刻本後

傳

聶將軍傳

瀝膽將軍傳

鄢節婦傳

外祖靜圃黎府君家傳

唐介石公傳

劉節婦傳

王蘭上小傳

詹節婦傳

墓表

先妣黎太孺人墓表

行狀

誥授奉政大夫雲南東川府巧家廳同知舅氏雪樓黎先生行狀

敕授修職佐郎開州訓導子元仲舅黎公行狀

祭文

祭舅氏黎雪樓先生文

祭開州訓導子元仲舅文

銘

王奇行墓志銘

俞月樵先生墓志銘

誥授奉政大夫雲南巧家廳同知舅氏雪樓黎府君墓銘

望山堂梁上銘

贊

方正學楷書千字文贊

芙風山藏王陽明先生小像贊

母之貓贊

雜著

乞巧文

隸對

補

祭貞定先生文

巢經巢文集卷第一

遵義 鄭 珍 子 尹

補正爾雅釋親宗族

爾雅之釋宗族舍人孫李本久亡今所傳惟郭景純本然注略邢疏復不詳余
三復斯篇文蓋多所譌脫卽近日邵氏晉涵正義郝氏懿行義疏雖考證綦詳
而於此亦未之疑及也按儀禮喪服小功章稱從祖祖父母從祖父母從祖昆
弟凡三世總麻章稱族曾祖父母族祖父母族昆弟凡四世是祖之親
兄弟與其子若孫稱皆冠以從祖曾祖之親兄弟與其子若孫若曾孫稱皆冠
以族明甚從祖者言其親從祖而別非祖行之謂猶其親從父而別者稱從父
非父行之謂也其親從曾祖而別者賈子六術篇亦稱從曾祖而於正經止稱
族族者賈公彥云屬也骨肉相連屬也蓋所謂四總麻者於曾祖爲兄弟之親
於祖爲從父之親於父爲從祖之親於己親雖將盡而猶相連屬有服故曰族
至族昆弟之子我之曾祖兄弟乃其高祖祖遷於上戚單於下卽骨肉不相連

屬止謂之親同姓而無從以族字加之矣故於父爲從父者於己則爲從祖於父爲從祖者於己則爲族稱曾祖兄弟之親爲族祖漢魏前未之聞也今旣釋曰父之從祖昆弟爲族父父之從祖祖父爲族曾王父父之從祖祖母爲族曾王母與喪服經合矣而於族父之妻乃曰父之從祖昆弟之妻爲族祖母於族父之姊妹乃曰父之從祖姊妹爲族祖姑不儕父行於祖行乎此非可以族祖王母例也父之從祖昆弟之父母本是祖行故冠以族曰族祖分男女則曰族祖父族祖母從祖之尊稱則曰族祖王父族祖王母族字與從祖從父一例是支派定稱稱族祖卽是祖行男稱族祖父其妻卽族祖母其姊妹卽族祖姑斷不得稱其婦女曰族祖母族祖姑也邵氏云族祖母族祖姑稱族祖者言自族祖而別夫言自某別者謂彼於我從某世分也故可言自祖而別自父而別自曾祖而別斷不可言自族祖而別此義就己言就所稱者言俱無可通邵說殊謬又父之世母叔母卽父之從父昆弟之母也旣釋曰父之世母叔母爲從祖祖母復曰父之從父昆弟之母爲從祖王母不繯複乎又旣釋曰父之從祖昆

弟之母爲族祖王母不應族祖王父反無釋又喪服從父昆弟姊妹皆大功親從祖昆弟姊妹皆小功親亦不應止釋從父昆弟而於從父姊妹從祖昆弟姊妹俱無釋此皆非始作卽然也今詳審經文父之從祖昆弟之妻爲族祖母蓋誤衍一祖字父之從父昆弟之母爲從祖王母當是父之從祖昆弟之父爲族祖王父之誤古本原與下族祖王母句對文也父之從祖姊妹爲族祖姑當原是父之從祖姊妹爲族姑父之從祖姑爲族祖姑兩句傳寫上句脫爲族姑下句脫父之從祖姑遂致斯誤兄之子弟之子相謂爲從父昆弟下疑舊有其女子子爲從父姊妹從祖父之子相謂爲從祖昆弟其女子子爲從祖姊妹三句乃於儀禮五服內親無一遺闕是皆參互可見而自開成石經已同今本知其譌脫在唐人已無知者矣珍以爾雅爲詁訓之宗釋親關名教之大而窮經家相沿不察致三從之稱畫然易明者往往心目蒙昧如近日易疇程氏說禮名家而其文足徵記中親屬隆殺述至以昆弟之曾孫與族曾孫爲二人以從父昆弟之孫爲族昆弟之孫則此篇關係非淺尠也不揆無知竊爲補正庶幾明

積非備族從俾童幼讀爾雅者知與喪服一經一訓原無缺誤云

今補正本

父爲考母爲妣父之考爲王父父之妣爲王母王父之考爲曾祖王父王父之妣爲曾祖王母曾祖王父之考爲高祖王父曾祖王父之妣爲高祖王母父之世父叔父爲從祖祖父父之世母叔母爲從祖祖母父之舅弟先生爲世父後生爲叔父男子先生爲兄後生爲弟男子謂女子先生爲姊後生爲妹父之姊妹爲姑父之從父舅弟爲從祖父父之從祖舅弟爲族父族父之子相謂爲族舅弟族舅弟之子相謂爲親同姓兄之子弟之子相謂爲從父舅弟其女子子爲從父姊妹從祖父之子相謂爲從祖舅弟其女子子爲從祖姊妹子之子爲孫孫之子爲曾孫曾孫之子爲元孫元孫之子爲來孫來孫之子爲舅孫舅孫之子爲仍孫仍孫之子爲雲孫王父之姊妹爲王姑曾祖王父之姊妹爲曾祖王姑高祖王父之姊妹爲高祖王姑父之從父姊妹爲從祖姑父之從祖姊妹爲族姑父之從祖姑爲族祖姑父之從祖舅弟之

父爲族祖王父父之從祖彙弟之母爲族祖王母父之兄妻爲世母父之弟妻爲叔母父之從父彙弟之妻爲從祖母父之從祖彙弟之妻爲族母父之從祖祖父爲族曾王父父之從祖祖母爲族曾王母父之妾爲庶母祖王父也彙兄也 宗族

辨日本國古文孝經孔氏傳之僞

孝經一篇漢有今古文今文顏貞出之河閒獻王上之長孫氏江翁等說之古文出自孔壁祕在內府至東漢許叔重鄭仲師始爲解說何有孔安國傳也隋劉炫始僞作孝經孔氏傳與今文鄭注並列學官五代之亂亡其傳惟本經存乾隆中歙人汪翼滄市日本攜彼國太宰純校刊古文孝經孔氏傳以歸付鮑廷博刻之其書遂徧布海內四庫提要已斥其僞矣然止謂陋冗不類漢人釋經而不暇實核其僞當時精審若召弓盧氏且極序辨爲真孔氏作贗書之惑人若是余故爲列十證闢之如左

劉炫既撰孔氏注本別作古文稽疑一篇明之又作義疏三卷書皆不傳要主

孔氏駁鄭氏兩漢以來並謂孝經爲孔子與曾子陳孝道獨炫謂孔子自作特假曾子之言以爲對揚之體並非因曾子請業而對是所撰僞孔傳大端也今孔序乃云曾子躬行匹夫之孝未達天子諸侯以下之事因侍坐諮問而夫子告其義遂集錄之名曰孝經則與炫說不應其僞一

孝經漢止分章晉荀昶撰集諸說仍無章名至皇侃義疏始標目各冠章首明皇御注因之然則標章非古也故宋司馬溫公所見古文本經止二十二章而已今標目惟所多四章別立新名餘皆同御注其僞二

桓譚新論云古孝經千八百七十二字今異者四百餘字班固藝文志序孝經云父母生之續莫大焉故親生之膝下諸家說不安處古文字讀皆異異不止二處班氏道其略桓氏總其數也今經文止少桓氏九字猶云相傳脫誤至見班氏有此言乃改續爲續改生之膝下作生毓之其餘除闐門章皆同今文未見有字讀皆異異不過強加闐文語助百二十四字耳亦未見四百餘字也其

僞三

鄭氏注孝始於事親三句云父母生之是事親爲始四十強而仕是事君爲中七十致仕是立身爲終劉炫駁之文具載邢疏是必僞孔傳與鄭異義乃持以難鄭氏今傳解此三句正與鄭義同其僞四

御注所用舊說疏必云依某注非者則否其天子章疏云一人天子也依孔傳慶善也書傳通十億曰兆古數爲然則惟一人天子也五字是孔傳餘皆非也又孝治章注立德行義不違道正故可尊也三句疏云此依孔傳且引劉炫義疏解之至制作事業動得物宜故可法也三句疏不云依某又自解之則非孔傳也又注容止威儀也必合規矩則可觀也四句又注上正身以率下一句疏皆云依孔傳至進退動靜也不越禮法則可則也及下順上而法之則德教成也數句皆明皇自撰故疏不云依某今一概認作孔傳入之是疏之體例尙未別白也其僞五

邢氏孝治章疏引孔安國曰亦以相統理感應章注禮君燕族人與父兄齒也疏云此依孔傳今傳中無此二條可見空腹野夫卽目前注疏猶未細檢宜其

文俚俗至是其偽六

許冲上說文表稱古文孝經者孝昭帝時魯國三老所獻按史記自序云述黃帝以來至太初而訖其孔子世家稱孔安國爲今皇帝博士至臨淮太守早卒則安國卒在太初以前遠不及昭帝獻壁中諸古文皆死後其子孫所爲今孔序乃云魯三老孔子惠抱詣京師獻之其偽七

孔穎達云漢初爲傳訓者皆與經別行及馬融爲周禮注乃云欲省學者兩讀故具載本文則東漢末始就經爲注今孔序云發憤精思爲之訓傳悉載本文萬有餘言是漢儒訓詁體例且未知也其偽八

前漢藝文志孔氏有古文尚書孔安國以今文字讀之因以起其家逸書得十餘篇故古文尚書傳自安國始伏生所傳二十九篇今文耳非古文今孔序云昔吾逮從伏生論古文尚書誼是今古文尚書祖師亦且不辨其偽九

陸氏經典釋文其初本標經文用朱書標注文用墨書故序例云朱以發經墨以起傳本因摘字爲音經傳相閒欲便覽者分別乃如此書之起發云者卽標

之謂也今孔序亦云朱以發經墨以起傳不知經何待發所起者又何傳也是直不解陸氏所謂徒見其例於古無有以爲甚奇異可以欺世也其僞十驗此十事知作是書者彼窮島僻舉一空腐之人見前籍稱引孔傳中土久無其書漫事粗据自詡絕學以耀其國富祕藏耳不知孔氏原未與孝經作傳就令唐人所見孔傳至今尙存亦是劉炫僞撰不足與漢儒注說並重矧不善作僞淺陋至於此極也而世儒尙恐人不之遽信巧爲推護非好奇之心先入之卽極醜態亦不復見歟偵者或反據以駁漢人舊說又至愚矣

禮記正義駁文

檀弓鄭氏目錄云名曰檀弓者以其記人善於禮故著姓名以顯之正義謂檀弓在六國時以篇中載仲梁子是六國時人也按首節論舍孫立子事云檀弓趨問子服伯子又云子游問諸孔子注謂伯子蓋子服景伯景伯孔子同時人就令伯子未必是景伯故注加蓋字作疑詞而舍孫立子之非檀弓疑之子游問之孔子斷之則檀弓與游夏同時明矣正義以篇中載仲梁子證是六國時

人似是以目錄記人二字連讀謂此篇爲檀弓所記而忘鄭目錄於諸篇文例多云名曰某者以其記某此記人二字原不連讀因致誤解

曾子問康子拜稽顙于位有司弗辯也注辯猶正也若康子者君弔其臣之禮也正義云若康子者謂當時執事之有司畏季子之威不敢辯正若順也按注意若當作如字解言如康子此拜稽顙於位乃君弔其臣時主人之禮非鄰國之君弔鄰國之臣時有君爲主之禮也當時司禮者不能是正致君臣成二喪主若非順從之義

曾子問孔子曰祭哉正義云孔子既許其祭以無正文得祭故云祭哉哉者疑而量度之辭按哉字與論語沽之哉左傳畏君王哉與君王哉同是決詞非疑度詞也下文望墓爲壇以時祭及告墓祭於家皆孔子所據古義並非以意定禮故曰子游之徒用此禮祭順古義也何嘗無正文得祭乎

郊特牲鄉爲田燭正義云鄉郊內六鄉也六鄉之民各於田首設燭照路按注云郊道之民爲之總釋汜掃反道田燭三事則鄉止是當郊道所過之鄉若各

鄉不當郊道而皆以田燭照路奚爲耶

喪服小記親親以三爲五節正義父爲子期兄弟之子但宜九月

云云同堂兄

弟之子服從伯叔無加則從伯叔亦正服五月族兄弟之子又疏故宜總此發子而旁殺也按族兄弟之子無服同堂兄弟卽從父兄弟其子當小功則此當總者宜云從祖昆弟之子疏偶筆誤

大傳謂弟之妻婦者是嫂亦可謂之母乎注言不可也謂之婦與嫂者以其在己之列以名遠之耳復謂嫂爲母則令昭穆不明義本精晰正義乃云弟小於己妻必幼稚故可謂爲婦嫂雖是兄妻年必與己相類不甚懸絕何得謂之爲母意以婦嫂之名因其年之長幼於我而得此謬論也弟妻之年何必幼稚於己兄妻之年何必不甚懸絕且諸凡稱母者豈可以少長論苟當稱母雖己百歲而彼方笄猶將母之兄妻卽年長一二倍終無稱母之理孔或是仍六朝義疏未之刊正耳

少儀汜掃曰掃掃席前曰拊正義汜廣也若遠路大賓來主人宜廣掃之外內

俱掃謂之掃若近路小賓來則止掃席前但曰拚按拚掃日用之常何必賓來始為之且遠路來者何必定是大賓近路來者何必定是小賓經意止是釋掃席前有拚之名非此則統曰掃耳

雜記上為妻父母在不杖不稽顙母在不稽顙稽顙者其贈也拜按經文上言父在為妻不杖與稽顙下言母在止不稽顙稽顙止施於贈拜父在不稽顙贈拜於母邊見得母在仍為妻杖於父邊見得其文極明緣漢後傳本父母在句衍一母字遂令解說支離正義云以父母同尊因父而連言母不杖屬父在不稽顙屬母在如所云則下母在不稽顙句為重複且不稽顙屬母在則父在不仍稽顙乎范寧禮論以父母在有二義就母言則為在側不知子為妻拜賓之時母何以在側也

祭義有虞氏貴德而尚齒注舜時多仁聖有德後德則在小官正義云舜時仁聖者多人皆有德其德小先來者已居大官其德大後來者則在小官是小官而德尊者有虞氏貴之所以燕賜加於大官俗本後德多作小德者按此疏極

無理即德小者先來居大官既有大德後來獨不可易之乎官小德尊既可以加燕賜又不可以加爵位乎三載考績三考黜陟何爲乎注後德二字當如俗本作小德者始合疏附會所據誤文通之失也

司徒旅歸四布

檀弓上孟獻子之喪司徒旅歸四布注旅下士也司徒使下士歸四方之賻布

疏送喪既具賻布有餘其家臣司徒敬子稟承主人之意使旅下士歸四方賻主人之泉布也皇氏以爲獻子有餘布歸之於君君令國之司徒歸賻於四方按春秋魯上卿季氏也仲孫蔑之卒季氏無諡曰敬子者皇氏之言非也熊山氏以爲獻子家臣爲司徒左傳叔孫氏之司馬驂戾是家臣亦有司徒司馬

井鼎考文稱古本足利本經作司徒敬子使旅歸四方布孫氏志祖阮氏元並

然之謂正義中屢言敬子猶是皇侃熊安生舊說若經注並無敬子疏何爲反

覆申辨余按司徒敬子見後文鄭注司徒官氏公子許之後若此經原作司徒

敬子則彼是衛人此是魯人彼司徒是氏此司徒是官鄭必別白之使不混而

此無注又經云旅歸四布文簡難明故鄭云司徒使旅下士歸四方之賻布特

加使字四方字以通之若原作使旅歸四方布前已有賻布之餘此布字屬喪

其為賻布不待言則注止云旅下士也文義已通何待贅司徒句是知經注並與今同原無脫字據雜記上大夫之喪大宗人相節正義引皇氏曰大小二宗並是其君之職來為喪事如司徒旅歸四布是也知皇本亦與今同據本疏引熊氏說以司徒為獻子家臣然家臣容有司徒斷無家臣得諡之理若經本是司徒敬子熊氏何從見敬子非諡而必認為人名與皇氏立異知熊本亦與今同即孔氏據作正義本據少儀適公卿之喪則曰聽役于司徒疏云司徒主國之事國有大喪謂公卿之喪司徒皆率其屬掌之故司徒職云云又檀弓云孟獻子之喪司徒旅歸四布是也知孔本亦與今同而疏中竟云司徒敬子者蓋古人義疏皆不附經注而單行唐之五經正義又非成於一人之手孔氏雖主刪定中間亦有一二失審勘者此節正義必是修疏一人讀經不熟因後文有兩司徒敬子誤記此與之同而因即執所誤記思獻子時季氏無敬子遂主熊氏駁皇氏夢中說夢成此疑竇孔氏既偶失量檢覆詳者亦遂仍之皆因與後文兩司徒敬子易亂心目故也孔氏禮記正義序云據皇氏為本有不備則補

以熊氏則以司徒爲公臣自是正解此疏獨主家臣已與聽役司徒義不畫一
又與後篇兩引此經大異其爲絕非孔意出自荒經之手無疑然其誤止在疏
於經注無與也後來日本一孔之人見疏中有此罅隙遂緣以改經誇其國傳
本之古其巧僞幾無可破宜山井鼎爲所愚而海內通儒亦共信之今抉其作
僞之因卽疏說之誤亦明白矣

曾子問昏禮既納幣有吉日女之父母死節

曾子問昏禮既納幣至女之父母死壻亦如之此節禮意蓋男女兩家既定婚

期而一家遭重喪必不能如期成禮則此家不能不告於彼家彼家知遭重喪
亦斷不能答曰我至其日必嫁必娶至免喪之後可以嫁娶矣而發自遭喪之
家則嫌於喪畢忘哀故當娶者必女家請之當嫁者必男家請之請之而卽許
嫁許娶是又嫌於僞也故壻弗許而女氏嫁之猶曰彼本不娶吾強之娶也女
氏弗許而壻娶之猶曰彼本不嫁吾強之嫁也皆所以全孝也正解止是如此
初無使別嫁別娶之說鄭注解致命謂不敢以累年之喪使人失嘉會之時乃

推明所以致命之意但曰某子有父母之喪不得嗣爲兄弟其不敢使人失時之意已微喻矣此家既不敢使之失時彼家又敢使之廢喪哉故直許諾而弗敢嫁娶此盡情盡理之極所謂禮也自孔氏誤會鄭旨因云女免喪壻之父母使人請女氏弗許壻而後別娶免喪後必須請者以彼既葬致命於己故請婚得有不許者亦以彼初葬訖致命於己故乃直以致命爲退婚謬極試思致命若卽是退婚已遭重喪於未婚之妻壻何與何以遂不爲婚耶士逾月葬若葬後已不爲婚待免喪已經兩年此兩年中男家女家何所疑畏而弗敢嫁娶必待彼免喪始別嫁別娶耶且免喪後男女究須嫁娶又何所嫌於原聘之妻壻而必別嫁別娶耶且喪家致命不爲兄弟彼家已許諾矣何以至免喪又使人請耶豈免喪而使人請者乃致命經兩年後尙未別嫁別娶者耶於情理都無一得孔氏誤之陳氏濫沿之害世教誣聖言甚矣充宗萬氏偶箋斥及孔說是也而並駁鄭注亦未深悉此章禮意之故至據儀禮宗子不親迎謂弗娶是彼不親迎者不知此禮包凡常非專謂宗子說亦穿鑿

致命必於已葬者緣初喪經營殯葬爲重自不暇問及此事葬後而不遣人致辭則非情也故孔子以已葬爲節亦就吉日在葬後者言之若吉日在葬前自宜未葬卽致命禮意可隅反也

儀禮曲字

燕禮大射儀公食大夫禮三篇承尊之豐元本經注皆當是曲字正義本誤作

豐大射注曲以承尊也說者以爲若并鹿盧其爲字從豆曲聲近似豆大而卑

矣疏其爲字從豆曲聲者此謂上聲下形之字年和穀豆多有故從豆爲形曲刻本誤作豐者承尊之器象形也今諸經承尊爵之曲不用本字之曲而用

豐年之豐故鄭還依豐字解之云其爲字從豆爲形以曲爲聲也推尋注意若并鹿盧其爲字從豆曲聲近似

豆大而卑十七字係他人之說故鄭分別言之若所注之經本作豐字則於大

射注止云豐以承尊也義已明白其形似豆卑而大已見前燕禮注其字從豆

曲聲誰不知者顧如此費辭乎因此經注推之儀禮古經既有曲不應許君不

載知說文豐字下有兩古文一爲曲一爲豐曲乃最先象形字其後加豆後又

省山作豐豐本非形聲字注云從豆曲聲者稱他人之說當不以爲然也段氏

注說文不審儀禮經注並是曲字從豆曲聲之云原非鄭說僅據注云曲聲疑鄭時似有曲字而終以聲字爲贖文誤本之惑人甚矣賈氏所據作疏本經注已誤作豐因不憐從豆曲聲非鄭說附會強解既失鄭意又悖說文不足憑信也聶氏三禮圖坵下云坵以致爵亦以承尊若施於燕射之禮則曰曲音豐其豐字止作曲下又加音最得經注之舊

僞古文尙書誤採左傳

左氏宣十二年傳隨武子曰見可而進知難而退軍之善政也兼弱攻昧武之善經也仲虺有言曰取亂侮亡兼弱也洵曰於鑠王師遵養時晦耒昧也襄十四年傳中行獻子曰仲虺有言曰亡者侮之亂者取之推亡固存國之道也三十年傳子皮曰仲虺之志云亂者取之亡者侮之推亡固存國之利也據此三引知惟取亂侮亡句是虺語本文其文或士會減字或荀偃子皮增字俱未可定要是兼弱攻昧爲士會語推亡固存爲荀偃子皮語甚明僞孔仲虺之語牽綴作兼弱攻昧取亂侮亡推亡固存以爲虺語又昭二十四年傳召簡公南宮

嚳以甘桓公見王子朝劉子謂萇宏曰甘氏又往矣對曰何害同德度義紂有億兆夷人亦有離德余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此周所以興也據此則同德度義句萇宏語也僞孔以作武王語上配同力度德一句又改亦有離德作離心離德以配下文同心同德是其採摭左傳不獨取莊八年德乃降以莊公語爲大禹謨如閻氏所摘矣心勞日拙可哂有如此者

娣

爾雅男子謂女子先生爲姊後生爲妹女子同出謂先生爲娣後生爲姊同出謂同一父所出也其先生者男稱之爲姊女稱之爲娣後生者男稱之爲妹女稱之爲姊姊妹者男子於女子之專稱娣姊者女子於姊妹之專稱通之則女亦可同男稱衛女之詩遂及伯姊是也男亦可同女稱列女傳魯子皮之姊號公乘娣子皮與之言皆稱曰娣是也推之則於諸父諸母所出亦同此稱從父姊妹從母姊妹之等是也惟女子謂姊妹爲娣姊故妯娌相稱卽據其年之長少以娣姊呼之親之若姊妹也而繫以婦曰娣婦娣婦別其非同生也自孫叔

然誤解同出爲俱嫁事一夫郭景純氏因之世皆奉爲定說媢媣爲女子於姊
妹之專稱義遂昧矣孫郭之義蓋據左傳厲媣之媣戴媣戴己之媣聲己諸文
爲說不知媣止是女子妹稱俱嫁一夫是媣各嫁一夫亦是媣公羊傳以媣媣
從是女子在母家謂妹爲媣與謂兄弟子爲媣皆是定名不待嫁事一夫始名
媣媣也苟以媣媣是同嫁一夫者妯娌何以稱媣媣媣媣如曰妯娌須繫以媣
穆姜謂聲伯之母子容之母謂叔向之妻何以止稱曰媣又如以媣媣從者媣
自是後生然不無先生之媣既定名爲媣不應因嫁改稱媣而少於己者又不
應升同己行改稱媣況女君與妾自是定名如女君稱妾長己者爲媣妾稱女
君少己者爲媣亦決無是理也謂妻之姊妹同出爲媣同出文同義豈宜異郭
注又云同出謂俱己嫁一篇之中前後岐解郝氏義疏因云媣有二義俱嫁一
夫各嫁一夫皆謂之媣稽之於古稱妾爲媣殊無所出至鄭漁仲說未嫁不容
相呼豈妻之姊妹在室者必不許姊妹之夫語及耶尤不情矣

說士昏禮夫婦之名

孔子曰名不正則言不順夫婦非名之大者乎今有夫婦於此共牢而食未久也或問之則卽應曰是某也夫是某也婦言之正者名順故也未然者或言相及道相遇心固知其爲夫婦而口不可得名也強名之匪惟人哂之己必內慙焉此天下之同情也聖人緣情以制禮制禮以定名名正而夫婦之道乃順而無苦矣壻之迎婦也女次而純衣已居然婦矣名婦可乎聖人曰未受夫之雁無從夫義則仍女也壻之迎婦歸也御車授綏揖入寢門已居然夫矣名夫可乎聖人曰未入室對筵坐無匹配義則仍壻也故士昏禮奠雁以前婦止稱女入室以前夫止稱壻至奠雁再拜稽首壻於女若曰吾已執摯授汝矣女於壻若曰吾受若摯則從汝矣經至是乃謹變女名婦曰婦從降自西階於是婦之名定而壻猶不與以夫之名者此其際聖人之慮深矣及壻入於寢室婦於夫若曰苟非吾夫者而焉入此室也夫於婦若曰吾非若夫者而焉有此室也經至是乃謹變壻名夫曰夫入於室卽席於是夫之名定聖人之於名其不稍苟假若此故夫婦之道順世之未婚守節於三代或未之有乎卽有之殆聖人之

所難言乎雖然當世教衰時一邑一州多得若人八九輩以恥紛紛之定名夫
婦與居生子且老而朝曰乃暮即衽他與者其羞惡之媿發視與之論周孔禮
制或必有易入者乎孔子曰苦節不可貞其道窮也一受其聘終身不改此於
女子之道誠窮極不可為常正聖人之教夫婦亦斷不若是其難而人且若是
其難則盡人可為而且不為者於夫婦之名何居也

外丙二年仲壬四年

史記據孟子云湯崩太子太丁未立而卒乃立太丁之弟外丙即位二年崩立
外丙之弟仲壬即位四年崩伊尹乃立太丁之子太甲趙岐注孟子因之二年
四年為在位年數世無異說至唐孔氏偽伊訓疏言湯崩踰月太甲即位始似
無外丙仲壬二帝者然觀他篇疏謂盤庚為殷十九王武丁為二十二王祖甲
為二十四王知崩年改元之說在孔氏誠如蔡傳所譏妄意之耳無確證也及
宋邵子作經世書乃直削外丙仲壬謂以歷數推之知無二帝年數又得程子
之以歲為年胡氏之四大可信等說暢之即朱子註孟亦云趙程二說未知孰

是然蔡氏書傳獨不主程邵而從史記亦可見語類說爲定論矣後人疑程邵者或云不應湯將百歲生二子或云孟子不應兄弟倒置余謂皆不足折之也今按春秋外傳姜氏告公子重耳曰商之享國三十一王又大戴保傅篇云殷爲天子三十餘世而周受之漢以前計商之世數實三十一世起成湯終武庚也譙周古史考尙然譙本史記史記卽據國語大戴少閒篇孔子告哀公云成湯卒崩二十二世乃有武丁卽位武丁卒崩九世乃有末孫紂卽位據此可斷商之有二帝確然無疑若如程邵之說則商止二十九王湯至武丁止二十世他書不足信孔子之言猶不足信乎

孔子生卒

公羊穀梁兩傳於襄公二十一年並云庚子孔子生在經十月庚辰至會於商

任之下

唐石經公羊傳及以後諸本並作十有一月庚子孔子生與穀梁異陸氏公羊音義庚子孔子生下云傳文上有十月庚辰則亦十月也一本

作十一月庚子孔子生是知公穀兩家所記本無不同當以陸氏所據爲定本俗人不計十一月無庚子妄增十有一月世惑遂生據經十月庚

辰朔推之則庚子爲十月二十一日周之十月夏之八月是今八月二十一日

孔子生日也左氏續春秋經於哀公十六年書夏四月己丑孔丘卒據前十四

年經夏五月庚申朔推之則己丑為四月十二日周之四月夏之二月是今二
 月十二日孔子卒日也自襄公二十一年數至哀公十六年孔子壽實七十四
 歲三傳公穀詳生左氏詳卒明白可據本無誤者自司馬遷作孔子世家云魯
 襄公二十二年孔子生年七十三以魯哀公十六年四月己丑卒於是孔子生
 年始誤壽數差減一年詳史公所以知孔子生卒捨三傳必他無所據卒既與
 左氏合不應生年與公穀不同必二十二年為傳寫之誤後人據誤本推數兼
 改後文年七十四為七十三耳小司馬索隱據公羊庚子上有十一月之俗本
 謂史蓋以周正十一月屬明年故誤是亦強作解事者也及朱子作論語序說
 云孔子以魯襄公二十二年庚戌之歲十一月庚子生世皆信從不疑不知朱
 子捨師師相傳之兩經從相沿寫誤之一史又合以公羊俗本之日月則直誤
 之又誤按春秋襄二十三年書王二月癸酉朔由此年二月朔癸酉逆推至去
 年十一月中間臘正兩月無論大小建十一月並無庚子朱子當日徒會合史
 傳未經細審遂致言先師生年者不信兩經親炙之記而信朱子杜造之命矣

至孔子卒之月日謂經誤自杜預始杜釋夏四月己丑云四月十八日乙丑無己丑己丑五月十二日日月必有誤蓋據所推長曆言之不知誤在長曆不在經也長曆之誤在於哀公十二年不從先儒再失閏之說以後少補一閏又不知秦以前置閏必在歲終而隨月安閏遂致推經不合即謂經誤今詳考之哀十二年十二月蝥季孫問諸孔子孔子謂火猶西流司曆過也賈服諸儒皆以十二月實周之九月謂之再失閏見長曆杜氏獨以爲止失一閏十二月實周之十一月云若如諸儒所說則是三失非再失按孔子止云曆過再失閏本無明文賈服諸人所以知再失者蓋以襄二十七年經書十二月傳謂辰在申再失閏者例之火西流是七月則辰亦在申也而同爲十二月是其再失閏亦同杜氏於襄二十七年經謂若作十二月則是三失閏與傳言再失不合直以經爲十一月之誤頓置兩閏以就其曆至是又守是三非再之說以難諸儒謂止失一閏夫以九月爲十二月則先卻三箇月明是三失閏而左氏止云再失漢魏左傳大師豈少精曆數者亦皆以襄哀兩事並因再失閏以九月爲十二月必

是知其已先三月而止得爲再失之故杜作長曆自云不知春秋時曆本術但據經傳反覆求之安知左氏與諸儒止算再失者非卽其本術乎杜旣擅改舊說謂正曆止當補一閏而又不知古曆閏在歲終見十三年經有十二月蠡傳有七月辛丑十四年經有五月庚申朔十五年傳有閏月合而計之意以若十三年補閏必在十二月之前如是則蠡在十一月經不合書十二月是補閏必不在十三年十五年旣傳有閏月則必於十四年正曆補閏而十四年五月朔旣是庚申其前四箇月若無閏則十三年七月不得有辛丑故長曆於十四年閏二月以合前後經傳宜其推至孔子卒日不得有己丑而以經爲日月有一誤也今以舊說哀十二年再失閏推之據十五年傳出閏月知以前曆必補正矣而其補正要不出前三年若於十二年因孔子言卽正之補閏十二月則明年蠡卽是十一月以十三年仍書十二月蠡知此年誠如杜說不卽改矣十二年旣無改理十五年又已見正閏則十三年十四年不並閏十二月此兩失閏於何補置乎古今授時之常一歲止十二月有閏則十三月卽一再失閏理不

過多其閏年以消息之若如杜氏於襄二十七年頓置兩閏則一年有十四月
行之民間豈不駭衆古亦未聞有是法也今考哀公十三年閏十二月十四年
亦閏十二月以補前再失閏則由十三年七月初七日辛丑据長曆下推至十四
年五月朔得庚申又由五月庚申朔下推至十六年三月並一補閏一正閏共
得二十五月除去大小餘至四月朔得戊寅其十二日爲己丑經究何嘗誤乎
杜氏止爲強異先儒少補一閏己丑因後一月若前兩年仍頓置兩閏必不謂
此經誤也然如杜法隨時頓置兩閏雖得合此經其十三年之七月辛丑十四
年之五月庚申要有一處不合必又謂爲其月所無定是經傳之誤噫杜氏必
使人言先師卒之月日誤在史文不得謂誤在己推長曆其臆廢漢說之罪於
斯爲大後儒皆不察而羣信之何也

禮記注脫竄

文王世子遠近間三席注席之制三尺三寸三分則是所謂函丈也正義云席
制廣三尺三寸三分寸之一三席則函一丈音義出三寸云一本作廣三尺三

寸三分是今諸本作三分者卽陸氏所指之一本陸孔所據注文元是三分寸之一惟一席零數尙有三分寸之一故三席合成一寸加九尺九寸得一丈若一席止三尺三寸三分則三席是九尺九寸九分尙不足一分知是淺人據俗間脫本刪正義本也

雜記上宰夫朝服卽喪屨注朝服告鄰國之禮也正義標注朝服告鄰國之禮疏之曰鄰國來弔不敢純凶待之而著朝服是以吉待鄰國之禮今以正義推之知注本作朝服以吉待鄰國之禮也諸本吉誤作告又上脫以字下脫待字遂不可解正義標注亦誤脫

月令四孟太史謁之天子於春夏注云謁告也於秋冬注云謁告一篇之中注謁四處甚復鄭氏無此例夏秋冬三處蓋俗增

康成弟子臨碩

賈公彥序周禮廢興云林孝存以爲武帝知周官末世瀆亂不驗之書故作十論七難以排棄之鄭玄徧覽羣經知周官爲周公致太平之迹故能答林碩之

論難使周禮義得條通按林碩林孝存一人也名碩字孝存康成弟子後漢書
孔融傳爲北海相郡人甄子然臨孝存知名早卒融命配食縣社其姓作臨與
鄭玄傳同而魏志注引續漢書融爲北海相郡人甄子然孝行知名融令配食
縣社蓋傳本寫脫臨姓淺人不知別一人以存字爲行之誤因改作孝行知名
爲句也漢紀云使甄子然臨配食縣社臨下又脫孝存皆當據漢書補正其姓
皆作臨也毛詩棫樸闕宮正義禮記王制目錄正義亦皆作臨碩惟禮記王制
正義周禮女巫疏司馬序官疏及此廢與序並作林碩蓋碩姓本臨字當以荀
紀范書爲得其實改作林非也據伏滔青楚人物論云後漢時鄭康成周孟玉
劉祖榮臨孝存侍其玄矩孫賓碩劉公山皆青士有才德者所舉康成賓碩六
人皆是稱字知孝存亦是字合之賈序前云林孝存作十論七難後云荅林碩
之論難其爲名碩字孝存無疑也十論七難今不得詳孝經序注正義稱鄭志
目錄記鄭之所注五經之外等書中有荅臨孝存難禮一種其遺文見今注疏
稱荅臨碩者禮記王制內兩條毛詩內兩條周禮內三條惟女巫疏義所引難

答歌哭而請者首尾全具詩械樸正義稱臨碩並引詩三處六師以難周禮鄭釋之云云者亦足見所難之一端閱宮序官三引皆是答此事王制兩引無難義以荅詞求之當是持王制田祿難周禮耳餘與十論盡無從考其厓略矣

調人

予讀周禮至調人乃廢書而歎曰嗟乎是天下殺人者無罪也是治天下不可設刑政也如其言將天下盡人皆可殺盡人皆可以殺人幾何不人類與人道俱絕哉蓋天下盡人而已矣人之類若君若父母若夫妻兄弟若師友與諸親屬而已矣今殺人者能外人之父兄師長及凡有親屬者而殺之哉殺人之父兄師長及凡有親屬者則所殺者之親戚子弟心得讎之而力不得殺之力即得殺之而法不得殺之殺之必天子之法故天子之法不當問其親戚子弟之讎與不讎而但問殺人者之罪在大辟罪在小辟夫是之謂人道今乃曰凡和難父之讎辟諸海外兄弟之讎辟諸千里之外從父兄弟之讎不同國君之讎視父師長之讎視兄弟主友之讎視從父兄弟說之者曰此特言其略也自外

不言者皆據服爲斷或從親爲斷焉噫爲天下至尊不能明辟正刑斯已矣又使其讎遠避而禁使不得讎之哉如使殺人者遠適矣而讎家怨室竟死志報復殺之於數千里之外有司者又以其就而讎之取其人而殺之不且殺二人耶如不殺而仍使避之而所殺者之父兄子弟又從而殺之則愈讎愈殺愈殺愈讎不且讎殺無已時耶人道絕吾安知人類不與之絕也且所謂君之讎者必弑君之人也而亦和之而亦使避之假令調人之君爲人所弑是其人卽調人之讎也調人將自與之和而使之避在海外耶抑持此人與天下臣庶和而使之避在海外耶吾恐一調人且不與之和亦無此海外爲是人避地也又曰凡殺人而義者令勿讎讎之則死孟子不云乎惟天吏始可以殺人人而殺人何義之有如說者言父母兄弟師長嘗辱焉而殺之者遂得爲義耶夫辱亦大有辨矣若彼辱之而是與則辱人者無罪而殺人者當治彼父兄子弟豈終不一理而直受其殺也有司者又豈終不一聽其理而直遣其避也卽彼辱之非與而彼止辱之此固殺之矣雖弱敵亦不遽甘心焉令勿讎果不讎耶彼不聽

而讎之則死是人已死其父兄官又死其子弟也如是則凡辱其父母兄弟師長者皆可徑行殺之彼若讎則聲之官而致死焉如是則凡爲所殺者之父兄子弟不惟不敢讎且視其父兄子弟之辱人者爲殺其所當殺而又無所用避諸海外避諸千里之外也是尙得爲天下哉吾謂雖桀紂立法亦不若是其言之謬也何周公乎如其言幾何不人類與人道俱絕也

孟子

寡人如就見者也如字之義趙氏朱子俱未及後人強爲通之於語意究不融貫按爾雅如謀也注云如所未詳余以爲釋詁正訓此如字如就見作謀就見解語豁然矣

糞其田而不足朱注無明文趙注凶年饑歲農人糞治其田尙無所得不足以食則作不足自食解於語意似不合通上下文讀之不足謂不足供所貢之常數耳必云糞其田者卽下所謂終歲勤動明非有田不耕耕而不力之農而猶不足其下可知矣樂歲可多乎常數而必不多取凶年不足乎常數而必不少

取語意對較自明惟其不足貢數故必稱貸益之而始足朱子注云益之以足取盈之數也足字正對上文不足言可見朱子之意是以不足作不足貢數解近世講家乃謂不足以償糞田之費則於通節詞理俱不從順矣

知好色則慕少艾趙注艾美好也炳燭齋隨筆言古人呼男色爲艾引左傳艾豸晉語國君好艾戰國策乃與幼艾爲證閻氏釋地取之余謂狐突言艾指嬖臣魏牟言幼艾指建信君固皆男色若艾豸之艾訓老與五十曰艾義同艾豸老牡豬也豈色之謂楚詞少司命擁幼艾亦謂女色又豈有人知好色專慕男色之理則男色爲艾非確義也今按爾雅艾歷覘胥相也相有相視相與形相三義此訓三義並列與台朕賚畀卜陽予也爲賜予予我二義並列同胥相與相視之相也歷覘相視之相也艾形相之相也以形相解艾字正少艾幼艾之訓少艾猶云幼少姿相也薛總注張衡東京賦沛艾爲作姿容貌似本於漢儒雅注至郭氏則不能詳矣姿相所以爲艾者翟氏灝考異云古訓艾爲白而白舍二義以髮蒼白言謂之老以面皙白言謂之美同取於艾之色也其說本通

焦氏循乃不然之別生通又通刈絕色之說轉支蔓矣

於衛主顏讎由彌子之妻與子路之妻兄弟也史記云孔子適衛主子路妻兄顏濁鄒家索隱謂所云妻兄與孟子說不同謝山全氏荅問從孫疏以讎由卽濁鄒而引孔叢子讎由善事親其後有非罪之執子路哀金以贖之或疑其私於所昵謂史云妻兄亦有證閻氏釋地云讎由爲子路妻兄則亦彌子瑕妻兄也余按史公以顏濁鄒爲子路妻兄正據孟子此文而言非別采自他書古蓋讀彌子之妻與子路之妻兄弟也爲一句言讎由爲二妻之兄弟也觀索隱云云知後世誤讀彌子之妻句與子路之妻句兄弟也句自唐已然至孫疏云彌子之妻與子路之妻是兄弟也始明見讀法後人相承此讀如閻全且習慣俗句推揣求合不知孟子卽史公藍本也

王豹趙氏注衛之善謳者朱子因之云豹衛人其實無所本止因淇水在衛而云處淇卽謂是衛人耳余按左氏哀六年傳齊公子陽生之立殺王甲拘江說囚王豹於句竇之邱杜氏注三子景公嬖臣荼之黨知淳于髡所稱卽此王豹

想是因善謳爲景公所嬖悼公立而僅囚之知終未見殺後遂奔衛處淇則豹實齊人也覓此段語皆是誇本國之人能變國俗者如綿駒華周杞梁皆齊人不應雜一衛人且所稱舉亦必不下及編戶無名位者如華杞皆齊大夫知豹是景公嬖大夫惟繇駒不可考或高唐之邑大夫歟

並耕章聖人有憂之牛山章有枯亡之矣二有字當讀作又爲又更義蓋古無

又更專字借少

左右本字

及有無字爲之後以左右

佐佑本字

爲少又而又遂爲又更

專字經中凡借有無字者皆改作又惟尙書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二十有八載

惟十有三祀等未改孟子書改之未盡者尙餘此二字今試卽兩處上下文讀

之洪水汎濫五穀不登聖人憂之乃治水教稼然後民得飽煖旣飽煖而逸居

無教聖人又憂其近於禽獸乃勞來匡直使之自得然後民知人倫聖人又憂

之與上堯獨憂之語脈蓋相承也牛山之木旣伐非無萌蘖之生牛羊又從而

牧之是以成其濯濯人之良心旣放非無平旦之好惡旦晝所爲又枯亡之是

以成其禽獸又枯亡之與上又從而牧之語意蓋相對也若作有無字解是憂

之乃別有所憂非憂其近於禽獸也梏亡亦別有梏亡之者非梏亡於旦晝所爲也於詞理俱失矣

爾雅

釋詁賡揚續也注揚未詳按虞書颺言史記夏本紀作揚言史公從孔安國問故所載多古文說知作揚者乃古文漢碑揚舉字多作颺則颺言及時而颺之作颺者蓋今文通用也此訓正釋皋陶謨賡揚義揚言謂續帝敕命時幾之言賡歌謂續帝喜起之歌也僞孔傳云大言而疾曰颺似其本亦原是揚字故依傳鄭箋毛詩不吳不揚云不謹譁不大聲者以爲義不知吳揚並言自宜就高舉意訓揚爲大聲虞廷君臣雍容歌詠拜手稽首皋陶此時敬慎至矣而忽大聲疾呼有是理耶雅訓誠古說也

釋言辟歷也注云未詳按辟古霹字歷古靄字謂震雷也辟說文震下作劈則辟言其擊物破析也歷言其雷刺輻輳也單言則曰辟曰歷合言則曰辟歷前漢天文志辟歷夜明劉向傳赧虹辟歷皆合言也後世俗書並從雨郭氏按文

求之此訓遂無從解說邵郝二家疏並執辟法以通歷字一云歷律之通一云歷秣之借俱未確

釋文懋懋懋懋勉也音義懋亦作慕邢疏因云懋與慕同按說文懋勉也從莫在旁慕習也從莫在上形義俱別淺人不知爲兩字移旁心作慕非也詩楚茨君婦莫莫傳莫莫清靜而敬至也靜敬卽勉力無怠之意所以爲豆孔庶也此正訓詩義懋正莫省

釋山山續無所通谿注所謂窮瀆者雖無所通與水注川同名按此注本李巡見左傳隱三年正義說恐未確釋水水注川曰谿同是谿名不應一爲注川之谿一爲無

所通之谿竊謂此爲釋山之文自主山言山續無所通爲深山古澗非通達道路之經由者是名曰谿易曰舟楫之利以濟不通此無所通卽不通之謂而其水仍注川也釋丘窮瀆汜卽俗謂死水潭李郭牽合窮字與此無所通爲一似誤也

釋水水草交爲湄左傳僖八年正義引李巡注水中有草木交會曰湄水經濟

水注引舍人注水中有草木交合也據此知舍人李巡本是水草木交爲湄多一木字若如今本是水與草交非草木交也

釋鳥亢鳥隴釋文引舍人云亢鳥高飛也隴隴才可見也樊光云亢星鳥也隴隴亢鳥之頸也是舍人樊光本作亢鳥隴隴陸氏不及孫炎知孫與郭同今本也但如今本亢鳥隴其嘖嘖文義爲指喉隴鳥嘖甚明舍人以亢爲高亢義則是亢鳥連讀謂高飛之鳥也樊光亦亢鳥連讀謂是亢星二家之本皆似無其嘖嘖句若有則隴嘖連文卽不應如是解以知釋獸已有鳥曰嘖之文此其嘖嘖句是郭氏以前人所增舍人樊本並無也然若樊義亢星旣非星鳥且此是釋鳥何與天星釋文必有誤字

釋畜角一俯一仰觭皆踊翬說文觭一俛一仰也翬一角仰也易其牛翬音義云子夏作契傳云一角仰也虞翻云牛角一低一仰故稱翬按爾雅文別觭翬之異甚明韓嬰許君說翬是一角仰則有一角不仰仍是一俯一仰觭也兩家云一角必是二角寫誤音義又云翬荀作觭據虞氏義其本亦必作觭與荀同

故以角一低一仰解之稱鬻之鬻筋字之譌也

孔疏尚書古今文經字之異

堯典正義云庸生賈馬之等惟傳孔學經文三十三篇故鄭與三家同以爲古

文而鄭承其後所注皆同賈馬學題曰古文尚書篇與夏侯等同而經字多異

夏侯等書宅嵎夷爲宅嵎鐵昧谷曰柳谷心腹腎腸爲優賢揚今本誤作憂賢陽 剗取

剗剗云臚宮剗割頭庶剗是鄭注不同也按此疏載古今文經字異處嵎夷昧

谷心腹腎腸剗取剗剗是古文嵎鐵柳谷優賢揚臚宮剗割頭庶剗是今文自

百詩閻氏誤會疏語古今互易近江良庭王西莊孫淵如等注尚書都沿閻說

以孔謂今文者爲古文若膺段氏撰異辨證甚詳余以爲疏文本自易混卽讀

作夏侯等書某字鄭爲某字亦無不可若段氏引夏紀索隱稱今文尚書及帝

命驗並作禺鐵書釋文稱考靈曜及史記作禺鍊尚書大傳及鄭注八月西巡

守言柳穀周禮縫人注稱書曰度西曰柳穀裴松之管寧傳注稱今文尚書優

賢揚歷諸處證嵎鐵等爲今文確矣而執閻氏說者必將謂諸書據古文稱今

文者是寫誤則猶未易折之也竊思得確不可易一證漢成陽令唐扶頌是閻

葵班光和六年立頌後載班之子龔治歐陽尚書廉治小夏侯尚書則其文必

出於父子之手而頌中云優賢賜歷漢碑揚字多借作賜今文讀歷上屬其為用所受歐陽夏侯

之經無疑定此優賢揚歷是今文則與禺鐵等並為孔氏所稱夏侯等經字決

無移易矣又漢國三老袁良碑云優叵之寵賢古其碑良孫衛尉滂立洪文惠

謂滂為九卿在靈帝之初此時鄭書注未成而碑已用優賢字亦足為三家經

字之一驗

綦母邃孟子注

隋書經籍志注梁有孟子九卷綦母邃撰今亡七錄作孟子注此省注字舊唐志作七卷綦

毋復姓毋讀無詳廣韻毋字注隋志注作毋寫誤也仲林余氏經解鉤沈目錄

列邃於時代無攷中耕厓周氏考孟子古注亦云邃世次行事無攷余按通典

九十五言晉哀帝興寧中哀靖皇后有章太后之喪尚書奏至尊總麻三月皇

后齊衰周綦母邃駁云云刻本邃誤作遂則邃是晉穆哀時人故隋志載邃列女傳七

卷次皇甫謐後宋裴駟史記集解注趙世家顏若荅之榮得引邃列女傳注也
隋志注云梁有者據七錄謂梁有其書與後言邃注二京賦三都賦及誠林並
梁有今亡同非謂卽是梁人孟子正義誤會志注因云在梁時又有綦毋邃注
九卷非也邃注僅存者經義考蒐得李善文選注引秋陽以暴之注周之秋於
夏爲盛陽也驅蛇龍而放之菹注澤生草曰菹二條選注引菹作菹下又云沮
與菹同明作菹是邃本朱
菹氏作
誤周氏復蒐得選注夫子當路於齊注當路當仕路也伯夷隘節注隘謂疾
惡太甚無所容不恭謂禽獸畜人是不敬然此不爲褊隘不爲不恭二條合之
凡存四條耳可惜也

考定喪服大功章大夫之妾二條鄭氏經注原本

按今本儀禮喪服大功章大夫之妾爲君之庶子至謂妾自服其私親也世儒

言喪服者多從舊讀合女子子八字上屬爲妾服君黨下云世父等爲妾自服

私親而以鄭改讀爲非經誣傳大違服例斷不可憑余嘗疑若按今經傳讀之

以合通篇服例爲庶子及女子子未嫁者當期大夫之妾從女君以尊降故大

功女子子嫁者以出降當大功大夫之女若適士又以尊降當小功此嫁大夫者尊同得服親服大夫之妾從女君以尊同不降故大功妾不得體君得各遂其私親之服故爲世父母叔父母姑姊妹俱以出降服大功經傳明白畫一毫無疑竇卽云當言其而不言其旣可以文爛在下又焉知字無脫落改讀誠屬多事且改讀必義勝前人卽不勝亦須各伸一義今以改讀按之服例女子子之嫁者於本宗旁期以出降服大功此女子子是嫁於大夫者若世叔父仍是大夫姑姊妹仍是大夫妻自應尊同不降仍依出降大功若世叔父是士姑姊妹是士妻又當以尊降服小功經不言世叔父是大夫姑姊妹是嫁於大夫自主士言則此嫁大夫之女爲服小功明矣至女子子未嫁者於世父等並與男子服期亦不得大功是改讀之義轉大謬不通矣以康成於喪服微曲悉到此條旣非隱互難明之服又有明白可據之傳何以定須改讀改讀又不通如此康成宜不其然反覆推考乃知後世所據以駁康成之傳且非賈氏所見之傳而賈氏所見之傳注又非康成原本今一一疏證之此經之當從鄭讀斷斷然

矣

鄭氏經注原本

大夫之妾為君之庶子 下傳曰何以大功也妾為君之黨服得與女君同指謂此也妾為君之長子亦三年自為其子期異於女君也士之妾為君之眾子亦期

按注以子夏傳此者錯置後條下當移歸此後條本無傳也其傳曰十八字乃舉後條下全文非抽出言之之辭於本經下舉正舊簡之錯在他經者自應全標簡字與玉藻而素帶諸節樂記愛者宜歌商節注即在錯簡下止云宜承某某自明者不同故知鄭所注經本傳曰二字之下即連何以大功注于舉十八字是其全文若後條注複舉何以大功三句即隨便言傳所云更可見矣欲明此經鄭讀此其鍵籥也

女子子嫁者未嫁者為世父母叔父母姑姊妹 舊讀合大夫之妾為君之庶

子女子子嫁者未嫁者言大夫之妾為此三人之服也下言為世父母叔父母

姑姊妹者謂妾自服其私親也此不辭卽實爲妾遂自服其私親當言其以見

之依疏作以見今本作以明齊衰三月章曰女子子嫁者未嫁者爲曾祖父母經與此同足

以明之矣傳所云何以大功也妾爲君之黨服得與女君同文爛在下爾女子

子成人者有出道降旁親及將出者明當及時也

注舊讀至未嫁者述馬融輩讀法言大夫之妾至私親也述舊讀者合上下

作一條解義此不辭至文爛在下爾乃自下所以破舊讀之意此不辭及經

與此同之此皆指此經爛在下之下指此經下言此經不是謂妾服私親之

辭篇中謂妾服私親之辭例言其字此經若實爲妾服私親當言其如不杖

期章爲其子爲其父母以見是妾服私親今此經無其字而齊衰三月章言

女子子服曾祖一經辭正與此同足明此經與彼經同爲女子子本親之服

傳所云何以大功三句乃上一經之傳因簡爛誤置在此經下耳舊解者惟

不知傳實誤置見傳發妾服之義於此經下自然謂上下皆是妾服不能不

讀女子子嫁者未嫁者上屬合庶子爲妾服君黨下爲世父等爲妾服私親

其如此經之辭與篇中必言其者不類而與言女子服者正類則不能不改讀矣

鄭改讀必據經不言其者蓋通計全篇經例於爲人後者爲人妾者女子子適人者三等人之服私親辭必言其以見非所後及夫家之親大功章女子適人者爲衆昆弟獨不言其者以嫂叔無服不嫌無其字故也則此爲世父等若實是妾服私親經決無不言其今既不言其知非妾服私親決矣解經必先守經康成據通篇文例斷之已非若舊讀之憑私牽合況此條經旨關女子服例匪細必如舊讀亂文例猶可失一服例可乎

注言女子子成人有出道降旁親六朝儒者謂之逆降

見梁朱异問李業興語

不始賈

疏也而此義明後學者羣大訾之余謂此聖人經例鄭特明之非臆撰也若言女子子成人未嫁者於諸親之服皆同男子則不杖期章祖父母條內已兼有未嫁女孫服之矣何以下又言女子子爲祖父母齊衰三月章曾祖父母條內亦兼有未嫁曾孫女服之矣何以下又言女子子未嫁者爲曾祖父

母觀彼兩經決知聖人於女子年已笄醴者謂雖未即嫁而早晚有嫁道若
值喪服必一概滿其月數則當婚姻愆期女道外成得歸為重遂服為輕惟
正尊之服是不敢降若旁親則皆可從降使無失嘉會之時此一經正著有
出道者降旁親之專例其餘經皆不出從可知也惟祖父母曾祖父母是正
尊不在此例故別出言之鄭注女子子為祖父父母條云經似在室傳似已嫁
明雖有出道猶不降注女子子為曾祖條云此著不降明有所降正康成善
於讀經無隱不盡之處若如舊讀則此例專在此條者先致晦盲而為祖為
曾祖二條之別出言者經意無從知矣

朱子初以舊讀為得傳意以鄭改傳為牽強後與余正甫書始云女子子適
人者為世父等之服獨見此經當從鄭注無疑愚以謂經出此條本非明嫁
者為世父等之常例特以見未嫁者有出降旁親之專例何也女子子為世
父等其但以出降者自可由為眾昆兄及為姑姊妹女子子適人者推知其
餘更以尊降者又可由大夫之妻為姑姊妹嫁於大夫者推知其餘本宗出

降之服經不見者尙多何必定見爲世父等若未嫁降旁親不出此條則此例遂無從見此經意也朱子特以鄭氏講禮之宗終不肯違其說故從爲之辭耳

傳曰何以大功也妾爲女君之黨服得與女君同

今本傳曰下嫁者其嫁於大夫者也未嫁者成人而未嫁者也四句賈疏中已述之余玩注說知馬鄭本並無也蓋魏晉以後從馬王之學者以經言嫁者未嫁者未主名嫁於大夫其未嫁者妾自從女君以尊降大功義無可破其嫁者若是適士則旣以出降又以尊降卽不得爲大功終是破竇因取齊衰三月章嫁者未嫁者之傳以爲此經之傳謂經同傳同師說乃堅耳鄭固未之見也若鄭見傳文已如此豈不計以已讀合傳文則此女子子是大夫之妻此條下明云大夫之妻爲姑姊妹嫁於大夫者傳曰尊同則得服其親服是爲姑姊妹尊不同者當小功此條上明云大夫爲世父母叔父母爲士者傳曰尊不同是其妻自爲世叔父母尊不同者以出降大功更以尊降小

功此經既不云爲世叔父母之爲大夫者姑姊妹之嫁於大夫者則皆不得爲大功明矣而經是爲大功如傳云者固不得大功依傳義則舊讀斷不可改改舊讀則傳義斷不可通而必改從新讀鄭何至荒忽如是今卽新讀與傳義全背之故而確以上注之標舉錯次全文者證之卽本注推本經決知鄭所見之本此經下止有傳曰十八字並無嫁者其嫁於四句也惟其目中胸中絕無嫁於大夫之說其傳曰十八字已定當歸上經則此經直無傳文按經讀之嫁者自主適士言其爲世父母等自從出降一等常例所以不更注說止解未嫁者一層而舊讀以適士之女大夫妻應以出降尊降服小功者乃謂妾從之服大功康成且不暇駁其誤矣

今本傳得與女君同下有下言爲世父母叔父母姑姊妹者謂妾自服其私親也二句賈疏云下言二字及者謂妾自服其私親也九字總十一字旣非子夏自著又非舊讀者自安是誰置之也今以義必是鄭君置之鄭君欲分別舊讀者如此意趣然後以注破之按此則下言二句賈原謂是注文當連

上節注末句同爲鄭君分別舊讀者意趣之語不當割置傳下分一注爲兩截傳本久經如是不便輒改而古人經注連寫不似後世明標注疏字樣易爲區畫賈恐讀者見注文鶻突或認爲子夏所著或認爲舊讀所安故預破此兩惑意謂何以大功三句旣當在上爲君之庶子下矣則此經原傳止有嫁者其嫁於四句如連下言二句並爲傳詞卽不成文理若謂是馬融輩所安馬融喪服經傳注具在得與女君同下並無是語此斷爲鄭注無疑止須連上節讀耳其下言兩句凡二十一字賈氏不計爲世父母叔父母姑姊妹十字者以十字是鄭述經文故止計鄭於十字上下所加之十一字朱子謂中包爲世至姊妹十字是也東原戴氏校儀禮集釋退此二十一字上接前注下連本注合作一條以還鄭君之舊合賈氏矣而又譏賈氏以爲世父母十字爲傳以下言十一字爲鄭加亦未全明疏意賈何曾以十字爲傳乎

二十一字之非傳不獨賈疏可憑考賈以前人及賈疏後百年間亦皆不以爲傳其直以爲傳者自開成石經始也杜氏通典大功九月議載此經下稱

晉孫略議以爲伯叔父母姑姊妹皆夫家也妻體夫尊降其夫伯叔父母姑姊妹小功妾賤不敢降也張祖高難以爲妻爲夫之黨服降夫一等夫之姑姊妹宜小功妾服君之黨得與女君同豈以貴賤之故而異之按孫略云妾賤不可以恩輕從略故宜在大功今按孫議張難不從舊讀亦不從鄭義並守傳文妾服君黨立說孫謂妾賤不敢同女君小功義雖與傳相違仍與本經爲大功合張之難義以與女君同小功則直不顧本經是大功章矣要可見晉世諸人並不知下言兩句是傳文故於馬鄭外各明己說若見傳已有妾爲私親明文肯作此夢寢耶杜氏在賈疏行百餘年後而主孫恩輕從略之說不以傳言私親正之又可見君卿以前亦並不知下言兩句是傳文也此必唐中葉以後民間不明賈學之徒見此經一注兩截卽以二十一字混作傳文連得與女君同讀之亦自理順詞明因而更相傳習及鄭覃等校刊石經粗淺無識遵用不疑遂成今本此石立數十年明儒不窺故知非特字乖師法也然則今本此傳一經賈氏以前人取齊衰三月章文入之再經賈

氏以後人取注文入之然後彙湊成一理順詞明之傳不有賈疏何由尋其踪跡哉

芸臺阮氏校勘此經謂下言兩句原連上下注爲注文其說實本東原戴氏而云唐以前寫校者因注言爛下遂疑下言二十一字爲文爛在下以故誤爲傳文此則臆揣無理賈疏具在何唐以前也至云注自舊讀起當次傳文女君同之下亦本戴氏按篇題疏云若傳不釋經者則注在傳上以釋經若傳義難明者則在傳下以釋傳此注例也今鄭既以女子條下之傳當屬上條又原無嫁者其嫁於四句則女子條下鄭意本無傳矣必無注本條於他條下之理故知注必並在經下阮說亦非程易疇初見與阮氏同及作足徵記意在處處力攻鄭氏憑空拈此不辭三字以鄭氏爲斥傳文謂可斷傳文實有此二十一字程非不知二十一字依賈疏確是注文而必以誣傳者以不誣傳則不能誣鄭耳其說經之私殆不可問矣循注文止是謂舊讀者不知傳文爲錯次因而誤解兩條皆大夫之妾服耳並不謂傳者說誤至教繼

公卽屨湊之本立論於是累及傳者謂傳者失於分句不審求爲嫁者大功之說不得故強生嫁於大夫之義以自傅會而爲世父以下文無所屬又以爲亦大夫之妾爲之直是以子夏文學專科反不如一年入學者尙能離經句讀也至謂傳文始蓋在未嫁者下今在此者鄭氏移之更可勿論矣

或曰鄭據齊衰三月章女子子爲曾祖條經與此同以明此亦女子服本親而彼傳固言嫁者其嫁於大夫者也此經卽如子言鄭所見之傳本無嫁者四句而以彼經例之辭同義自同則嫁者仍是大夫妻況鄭注子嫁反云凡女行於大夫以上曰嫁經旣云嫁者卽無前傳亦知是嫁於大夫者也鄭義不仍非乎曰子嫁反之注蓋釋嫁字之義非以明經例也若以經言嫁者必是嫁於大夫則卽子嫁反在室爲父三年者鄭豈以爲非大夫妻仍止服期乎又如繼母嫁從爲之服者鄭豈以爲非嫁大夫子卽不爲服乎知必不然矣且此經主明女子得降之親出者固降卽有出道者亦降彼經主明女子不得降之親出與將出固不降卽出而貴者猶不得降傳者恐人以此經例

彼經謂彼嫁者止指士妻故云嫁者其嫁於大夫者而大夫妻以上以下無貴賤皆不敢降正尊止得降旁親之義以明經辭雖同義各有在鄭據以證改讀者止是明經無其字爲爲本親非以經意是一也

或曰子欲伸逆降之說至不惜刪經以就注恐無信者必且得罪曰余固知必爲世罪然世之病鄭者爲不用明順可據之傳文特立新說耳而康成舉所謂錯次之傳之全文具在注中賈氏計康成明舊讀意趣者之下言十一字具在疏中後世所見明順可據之傳鄭氏未之先見斯罪矣余奚罪至經別出女子子爲祖父母爲曾祖父母以著不降則有所降之專條非此謂世父等而何也鄭氏不先知後人止信經之出降尊降厭降決不信更有逆降而必苦明經意斯罪矣余又奚罪

前六年讀此經反覆尋繹得卽本注推本經定康成所據經傳古本原無嫁者其嫁於四句然後改讀之確可得而明其說幾備今日重復思之更得卽上條明下條卽記文明經文益見世儒以改讀病康成者先自病讀書粗心

也蓋經例凡爲子女服同者皆子女子子並言惟妾爲君之子女例止統言庶子此章大夫之妾爲君之庶子與後殤小功章大夫之妾爲庶子之長殤小功章大夫之妾爲庶子適人者經凡三條文例是一則此上言庶子已包女子在內下女子嫁者未嫁者非屬爲世父等爲別言女子之服而何記云凡妾爲私兄弟如邦人私親大功以下服備此一語而卽此一語可決知經中不著妾爲其私旁親之服故記特補所不備若如舊讀是經已見世父等旁親服例餘不出者皆可知矣何待記補之乎記以經已有爲其父母一條則爲其祖曾亦以不得體君得遂可知故不及私親正尊而止著兄弟服卽其不及正尊而兄弟服之爲經所不著益見以上條明下條以記文明經文改讀豈猶有微罅乎鄭學誠未可以粗心輕議矣

巢經巢文集卷第二

遵義 鄭 珍 子 尹

牂柯考

牂柯郡所以名漢以後有二說華陽國志云莊躡出且蘭伐夜郎植牂柯繫船

躡王滇池以繫船因改且蘭為牂柯國此一說也水經注牂柯江中兩山左思

吳都賦所謂吐浪牂柯今吳都賦無此文後漢志注云牂柯江中名山通鑑注引今後漢書注無此文

此又一說也今按躡之王滇史記在楚威王時後漢書在頃襄王時要其時並

在戰國據管子小匡篇云桓公曰余乘車之會九兵車之會三九合諸侯一匡

天下南至吳越巴牂柯脹不庚雕題黑齒荊夷之國莫違寡人之命注皆南夷

國號是齊桓定伯之時南夷已有牂柯國雖不定始於何代要是自周以來即

與雕題黑齒著號荒服先於莊躡六七百年不待莊躡以船杙為名較然矣且

如常氏之說則且蘭國自躡後名牂柯矣何以終西漢世止稱且蘭不一及牂

柯乎愚以管子書考之牂柯自是三代時要荒中一國其名牂柯者按異物志

云有一山在海內小而高似繫船筏俗人謂之越王牂柯遠望甚小而高不似山近望之以爲一株柏樹在水內又交州記云侯石孤絕高數丈名爲牂柯在海中二書皆以牂柯在海中與謂在江中且是兩山者不同要必有此山似繫船之牂柯故山以爲名而其山或在國境內故卽以名國魏晉以前蓋必有師說也其國在春秋時必雄大著稱與吳越荆巴等故齊桓數南國之從命者亦屈指及之自戰國以後別無考見據後漢書夜郎東接交趾西有滇國北有邛都國各立君長其疆域之廣遠必不在秦後始開拓而然而其域中又必合有三代時諸南蠻小國乃成一大夜郎國觀唐蒙通道時史獨稱見夜郎侯約置吏可見其時諸國受夜郎轄制已久漢使止得夜郎聽約諸國卽無不聽約矣此可推見秦以前戰國以後夜郎卽大其時牂柯與且蘭犍令等國必同臣屬夜郎史記西南夷傳所稱此諸國及夜郎旁小邑者卽指牂柯等等秦與漢雖皆置吏而此諸國君長不改故且蘭在征南越時仍稱且蘭君而鉤町漏臥同並諸侯亦如舊也在開牂柯郡時十七縣地爲舊國不知凡幾非一牂柯國所

能盡而以牂柯名郡者蓋因牂柯號國於諸縣地獨與吳越巴楚同載典籍故取牂柯舊名兼之如巴郡之兼夔苴等國蜀郡之兼徙苻等國皆從其最舊著者名郡非牂柯先本是且蘭亦非牂柯卽是夜郎常氏不關會管子書臆創躡改且蘭爲牂柯之說後人不能細究原始相沿夢夢俱可置而勿論云

白錦堡考

宋史端平三年以白綿堡置播州綿乃錦字之誤自王象之輿地紀勝謂南平軍在白錦堡去播州三百里後地志皆沿之堡遂在綦江境內矣今考潛溪集楊氏家傳光榮籍播州二縣地往獻於朝詔卽其地建白錦堡此堡名所由始也後又云軫病舊堡隘陋樂堡北二十里穆家川山水之佳徙治之是爲湘江此卽今遵義府治云在堡北二十里則堡在今府治南二十里無疑若堡在綦江境上去穆家川三百里而遙楊氏無故舍其世守遠徙如此已大非情事且由綦江往今府治地越溱珍二州楊軫宋高宗時人其時珍溱境內皆有土酋據守安得任其自由且楊氏自唐末以來世守止是播州若至是始徙穆家川

則前此皆治在南平軍矣不與史志大舛乎然則家傳得其實矣又按家傳序端之入播云端詣瀘州合江逕入白錦軍高遙山據險立砦結土豪爲久駐計又序楊實弟先蟻擁兵事云先據白錦東遵義軍號下州蟻聚白錦南近邑號揚州稱南衙將軍舉兵攻先且外結閩兵爲助楊貴遷大發兵設二覆於高遙山要其歸而擊之閩大潰赴水死者數千蟻亡入閩觀傳文可知白錦爲楊端前舊名至光榮獻地建堡乃得堡稱所稱高遙山在今府城西三十里山麓卽松邱寺所稱閩或稱羅閩卽指今水西所稱赴死之水卽今樂閩河樂閩蓋羅閩之訛當時河西卽近閩地觀傳序三公歸閩事云阿永蠻發兵納三公界上會濟江夷獠引舟岸北云云江卽是此水岸北卽是界上則閩播以樂閩河爲界甚明白所稱遵義軍乃宋於唐之遵義縣置者地爲今之綏陽此史家據後追稱時尙未置軍也統家傳前後文繹之知楊端入播其路由合江入仁懷逕至高遙山立砦以備攻守白錦必在山之附近定播之後遂世居之想其時唐之州治在今綏陽者遣子弟分守而已故宋卽堡置播州而以唐州治置軍今

綏陽正在府治之東於治南二十里之白錦亦在其東宋文憲據譜立傳故能
事事實合可以裁度諸史堡去播三百里之說止見其誣矣今府城南四十里
有市曰嬾板凳西距高遙山十里市名極無意義疑其地卽古之白錦自楊軫
北徙穆家川人以其地在南遂稱爲南白錦南嬾白板雙聲錦凳疊韻歷久音
訛遂成今稱或曰如此卽與二十里不合曰白錦之地廣矣藉此相沿舊稱知
故堡要在其近豈方數十丈之外遂不可以白錦之名被之乎

駁朱竹垞孔子門人考 辛酉

竹垞朱氏旣著孔子弟子考又以七十子之徒公羊高穀梁赤等爲門人著孔
子門人考謂歐陽子言受業者爲弟子受業於弟子者爲門人稽之論語所云
門人皆受業於弟子者顏淵死門人厚葬之此顏子之弟子子出門人問此曾
子之弟子子疾病子路使門人爲臣此子路之弟子子夏之門人問交於子張
此子夏之弟子孟子云門人治任將歸入揖於子貢此子貢之弟子斯言也害
經之至按論語記孔子言行其或曰門弟子或曰門人皆孔子之弟子也所以

稱門弟子門人者古之教者家有塾塾在門堂之左右施教受業者居焉所謂皆不及門及此門也奚爲於某之門於此門也滕更之在門在此門也故曰願留而受業於門禮記檀弓孔子先反門人後又孔子與門人立拱而尙右二三子亦皆尙右又孔子之喪門人疑所服子貢請喪夫子若喪父而無服又子貢曰於門人之喪未有所脫驂史記仲尼弟子傳孔子曰自吾有回而門人益親諸言門人卽弟子也何有弟子之弟子乃爲門人哉朱氏所舉論語惟一貫章疏云門人曾子弟子厚葬章疏云門人顏淵弟子推邢氏之意蓋以文云子出當不在孔子之家疑者不問孔子而問曾子厚葬者敢違不可之命而必致其情是必顏曾之弟子也然則孔門諸弟不當互相諮益亦不當厚葬朋友乎其說固已難通至子路預具家臣待庀師喪何以必須使己弟子當時病終不閱七十子不將都無一事止視孔子死於子路弟子之手而不敢與子路弟子之大葬孔子乎子路在孔門自秦商顏路外其齒爲長其進道最勇爲同門所素敬至是不敬其輕慢之必有見於詞色者師非孔子孰無所短是豈爲之弟子

者所敢出乎若治任將歸之門人三年之外服師之心喪畢也入揖子貢嚮哭失聲去者留者痛師之不復見也使爲子貢弟子何以歸必於三年之外而入揖皆痛哭也論孟所有門人爲朱氏未舉者更有童子見門人惑此誰氏之門人益成适見殺門人問豈适亦宜有弟子乎若問交子張者經明云子夏之門人如朱說則是子夏弟子之弟子也而云子夏之弟子是門人弟子依然無別直自相矛盾矣朱氏他考訂多純確此乃大謬誠所不解詳歐陽子跋孔宙碑陰徒見其四十二人稱門生又有十人稱弟子以爲必有分別因云親受業者爲弟子轉相傳授者爲門生不知門生弟子原皆門人之稱宙碑云故吏門人乃共勒石示後而其陰由門生門童而故吏而故民止矣繼十弟子在末則續添出錢之人故變門生題弟子亦猶楊著碑陰前已題右沛君門生末又題右三人沛君生爲續添而省門生曰生耳豈生與門生又有別哉洪景伯已覺歐說不安增一語曰總而言之亦曰門生以求通於他碑之止稱門生者不思他碑固可通在宙碑明是門生弟子分題如其說則其稱門生者必受業於稱弟

子者也題名固可以學子居前先生殿末乎朱氏又云隸釋隸續所載諸碑有弟子復有門生知門生弟子固別按漢碑有弟子復有門生者惟一孔宙碑陰卽以宙碑而論碑云門人而陰並有門生弟子是門生弟子皆爲門人又安得云門人止是門生也若他碑惟謁者景君碑陰皆稱弟子而先題諸生服義者則弟子卽是生楊震碑其孫統之弟子所立而云統之門人陳熾等緣在三義一樹元石於墳道楊著碑其弟子及季父秉從兄統之弟子所立而云門徒小子喪茲師範故樹斯石其陰則題後公門生沛公門生逢盛碑其父之弟子所立云感愾三成一系列同義其陰徐承四人題家門生魯峻碑門生三百二十人追惟游夏之義作謚宣父謚君曰忠惠父夫曰緣在三喪師範感三成追比游夏作謚非受業弟子而何則弟子門人門生是一無別證以漢碑益明白矣或曰後漢書鄭康成傳門生相與撰諸弟子問五經爲鄭志門生與弟子明別朱氏據歐洪殆未必非曰此修辭之體然爾若云門生撰門生弟子撰弟子卽不成文語矣鄭志實康成弟子趙商張逸等撰故唐劉知幾議則云鄭君卒後其

弟子追論其師所著述及應荅時人作鄭志是康成傳正門生卽弟子之確證
與史記仲尼弟子傳云仲由門人請爲弟子措詞正同若誠有別然則子路之
及孔門是由孔子之再傳弟子先容歟或又曰後漢李固傳云固下獄門生王
調貫械上書證其枉及固死弟子郭亮負鉢鑽乞收固屍賈逵傳云拜逵所選
弟子及門生爲千乘王國郎此又豈是無別者曰此言之門生不可與門人並
論也漢時弟子稱門生而凡在門下奉教令不必師其學問者亦稱門生郵壽
傳竇憲常使門生齎書詣壽有所請託楊彪傳黃門令王甫使門生於京北界
辜摧財物及此兩傳之門生皆是也特如今所謂門子門丁耳顧亭林云漢人
以受學者爲弟子其依附名勢者爲門生亦與史傳諸碑舛背迨降至六朝仕
宦者皆名門世族寒賤無出身之路相率趨赴勢家列其門籍爲門生如南史
顧琛傳琛以宗人顧碩寄尙書張茂度門名者乃得如亭林所云耳其時初至
者入錢爲贄甚乃重賂賂以求充梁顧協有門生始來事知協廉潔不敢厚餉
止送錢二千協怒杖之二十陳姚察有門生送南布一端花練一疋察厲聲驅

出而宋顏竣多假資禮解爲門生充朝滿野殆將千計可見也其人供使令賤役又似今奴僕之類晉王微嘗將門生兩三人入山采藥陶淵明使一門生二兒舁籃輿周嵩嫁女門生斷道庾子輿之官巴陵勒門生不許輒入城市劉瓛游詣故人惟一門生持胡牀隨後徐湛之謀逆謂范蔚宗已報臧質悉攜門生義故前來應得健兒數百皆其證顧琛傳稱尙書等門有制八座以下門生隨入者各有差不得雜以士是所謂門生且非士流更何受業之有然藉其資可以得官陸慧曉爲吏部尙書王晏典選內外要職多用門生義故王琨爲吏部自公卿下至士大夫例用兩門生江夏王義恭屬用二人後復有所請琨不與則當時門生授官且有額例故宋孝武責沈勃周旋門生競受賄賂多者至萬少者千金是其爲名利之階梯正與今之具贄拜門生希拔擢藉袒蔽者同不得以與弟子稱門生者並言也

警縣問答

或曰方輿紀要以警在遵義又曰在陸涼兩歧其說段氏玉裁以謂在陸涼爲

非然亦安見遵義必是乎曰陸涼在盤江之南盤江在延江之南延江在岷江之南凡前漢志所列犍爲之水皆至訾入延訾縣之訾水亦入延若訾在陸涼則邑之水不能越盤江而入延江且延江於陸涼相去懸絕漢陽之漢水符之温黓水何由南絕盤江而至陸涼乎此訾之爲遵義最明白者也或曰漢開牂柯置十七縣延江之西不能以訾縣盡之豈無當他縣者曰牂柯十七縣余嘗以前漢志水道驗之且蘭有沅水至益陽入江罈封有温水至廣鬱入鬱毋斂有剛水至潭中入潭夜郎有豚水至廣鬱西隨有糜水都夢有壺水並至糜伶入尙龍谿句町有文象水至增食入鬱又以水經注水道驗之温水逕牂柯毋單縣又逕律高縣律高卽宛温也橋水東流毋單縣注於温糜水逕談稟縣亦注於温葉榆水東逕同並縣又東逕漏江縣又入西隨縣出進桑關凡此諸水俱在今延江之南盤江南北下流入湖南廣東廣西及交趾可見且蘭罈封同並毋斂夜郎毋單漏江西隨都夢談稟進桑句町十三縣並不在延江之北其談柅晉屬夜郎郡漏臥晉屬興古郡興古地在盤南夜郎郡據後漢志郡有不

津江不津即盤江則是此兩縣亦不在延江北也惟平夷縣據華陽志有安樂

水而水經注符縣治安樂水會則平夷當在延江之北若警縣據前漢志警下

言警水入延今本作入沅捷為郡符下言温水南至警入黠黠水亦南至警入

延今本作入江漢陽下言漢水東至警入延符今四川合江地漢陽今貴州之

黔西州畢節縣偏永寧一帶地温水即遵義桃溪黠水即綏陽洪江漢水即黔

西渭河安樂水即仁懷赤水合諸水原委求之可見渭河南岸即平夷境其北

岸警境也桃溪源處即符縣境其下所經警境也此警之西界西北界西南界

可推見者也若南與東南其以延江為界顯然明白由東南而東為湄潭而東

為龍泉婺川而東北為正安西南境而北為桐梓乃循婁山崖門而南至渭河

北岸是為警縣舊境婁山崖門之西今仁懷地皆符縣境由婺川而北乃由正

安而東北皆涪陵縣極南之境不在警縣限內然則由此言之平夷雖在延江

北其於警為渭河限定而今遵義府境有不盡是牂柯郡地者亦有不盡得警

縣舊地者矣或曰今遵義府地東西八百里南北四百里又增以湄龍婺川即

除仁懷入符以此當營一縣毋太闊乎曰漢置邊荒郡縣不可以中州例也如
牂柯初止十七縣其後置益州晉寧建寧雲南興古平夷夜郎平樂河陽梁水
西平諸郡一郡所領縣少亦不下二三皆是此十七縣地以今地驗之十七縣
居貴州大半省雲南大半省兼廣西亦有其地其爲遼闊何如也營一縣合以
今地較之他縣余以爲獨狹尙嫌大闊乎或曰據華陽國志及水經注犍爲郡
治在營縣矣何以後歸牂柯且何以延江之西孤懸此縣必不屬犍爲曰此於
史傳無明徵然其故可以時勢推求也知此則營縣之爲遵義益無疑矣蓋廣
漢郡由巴蜀二郡分出犍爲郡又從廣漢郡分出此常氏書可據者也當唐蒙
見夜郎侯約置吏還報卽立犍爲郡是時夜郎及諸小國本貪漢繒帛料其地
終不爲漢有聊且聽約耳而蒙亦必計及夜郎之大遠難盡有彼旣聽約則且
分廣漢舊入版圖之地增以夜郎之傍蜀一隅置犍爲郡以延江爲南界前臨
夜郎後据蜀廣而卽倚延江立郡治於營設守令以制之使退有可恃進有可
圖蒙之計亦至矣迨其後蜀四郡開西南道數歲不通死者甚衆西南夷且數

反則夜郎諸國不受約束可知洎築朔方罷西夷獨置南夷夜郎兩縣一都尉令犍為自保就知是時漢之威力不暇遠顧止使守令自為保守隨所便就及終不能保勢不得不退倚蜀廣矣故自建元六年置犍為經六年至元光五年即移郡治北至南廣一營縣之地遂若棄若存夜郎既不能越江而與漢爭想漢太守亦時時羈縻之而已後十九年為元鼎六年且蘭滅夜郎入朝乃置牂柯郡盡以夜郎之地隸之是時營與牂柯地界止隔一延江去南廣幾一千里去牂柯郡治且蘭遠僅半之其於統轄為便於是乃以營隸牂柯此皆可以時勢推度而得者

牂柯十六縣問荅

或曰漢武置牂柯郡營一縣既聞其詳矣餘縣十六今猶可指其地乎曰名號驟易境土屢分一郡一縣割成四五四五之中亟有離合沈休文已言尋校推求未易精悉也況漢開邊郡自晉以後漸非版圖唐開山洞已不能的知某為漢某地所置州縣隨立新名沿革之迹邈無影響唐以後地理諸書及貴州者

非夜郎卽且蘭及雲南者非建寧卽與古其實皆憑虛揣擬絕無確見遞相仿據愈失本原矣今必欲略見大概亦可仿佛言之

故且蘭 按漢地理志此縣下沅水東南至益陽入江武陵郡無陽下無水首受故且蘭南入沅水經沅水出牂柯郡且蘭縣爲旁溝水東至鐔城縣爲沅水注無水出故且蘭南流至無陽故縣東南入沅後漢西南夷傳莊豪從沅水伐夜郎軍至且蘭楸船於岸而步戰據此諸文可見且蘭爲沅水無水所出又可見其疆域必至今沅水上流可通舟楫之處莊豪水軍乃可達其地而楸船也沅水卽今貴州之鎮洋江源自鎮遠府黃平州經舊黃平施秉縣鎮遠縣又經思州府青溪縣玉屏縣入湖南晃州沅水卽今都勻府之清江源自都勻經麻哈州清平縣又經黃平州施秉縣台拱清江而入黎平府開泰縣又經鎮遠天柱縣入湖南靖州至黔陽縣入沅水今之溯沅入黔者舟可直抵鎮遠城下莊豪時雖水道較險激當可達青溪玉屏閒然則今貴州鎮遠一府及貴陽之龍里貴定兩縣平越州之甕安餘慶兩縣都勻府之麻哈州清平縣石阡府之烏

江以南境皆且蘭地也自元和志以播州爲且蘭後人因以遵義地當之皆沿吉甫之誤

無斂 按漢志此縣下剛水東至潭中入潭鬱林郡定周下水首受無斂入潭行七百九十里此水在無斂爲剛水卽水經注之無斂水流入定周縣卽爲水經之周水班志於兩縣下敘上下流互相明足非二水也剛水卽今貴州之獨山江源自獨山城西二里簡麗寨東南流會都勻府王家司八寨廳諸小水至三脚壘名獨山江一名都江經古州界入廣西天河縣境經思恩縣慶遠府至柳城縣城西南合柳江水道提綱謂源委九百餘里實柳江西源是也今柳江卽潭水源出黎平府境漢志潭水出鐔城玉山則黎平鐔城地也今柳城卽潭中縣地獨山江於柳城合柳江與剛水至鐔中入潭正合定周當今慶遠府地其上游卽都勻則今貴州都勻一府除清平麻哈不在外兼黎平之古州及廣西接古州荔波地皆無斂縣地也但水經存水極有誤處酈氏所注又復駁雜不可不知水經云存水出犍爲郝鄆縣東南至鬱林定周縣爲周水又東北至

潭中縣注於潭按郫縣今四川敘州府地潭中今廣西柳州府地由敘州東至柳州中閱赤水烏江兩大水皆自南趨北敘州之水焉能絕出廣西前漢志止言定周水首受無斂不言出郫縣其犍爲郡郫縣下亦不言有水水經出郫縣句當作存水出牂柯無斂縣自水經有此誤道元強以諸書附合云周水東至且蘭縣北又東逕無斂縣北東南與無斂水合水首受牂柯水東逕無斂縣爲無斂水又東注於存水其温水注云潭水東逕鬱林郡潭中縣周水自西南來注之又東南與剛水合水西出牂柯無斂東至潭中入潭是酈氏以無斂水爲一水入於周水周水與剛水又別是兩水周水合潭以後剛水始入潭不知周水剛水無斂水止是一流隨地異名班志首尾互足與敘鬱水橋水一例遂使經文一誤注文再誤而温水注又云豚水經無斂縣無斂水出焉是又以無斂水入温愈膠葛難解矣或曰前漢志夜郎豚水何水也曰今北盤江也曰子以平越鎮遠爲且蘭以貴陽都勻爲無斂今北盤江絕不經此等處如子言則水經注豚水東逕牂柯郡且蘭縣又東逕無斂縣何以言之曰此酈氏之駁文也

余以周水爲獨山江出之獨斷誠有可疑若沅無二水之出鎮遠平越入湖南則無可疑者如且蘭無斂爲盤江所經其地必當貴州畢節以東廣西泗城以西往北則滴澄河南明河都江河入粵入蜀隔斷南北中閒焉得沅無二水發源如班志所云者若必以酈注合班志則自鎮遠南至安順興義皆是且蘭無斂地矣兩縣如此遼闊亦必無是理須知酈氏敘豚水一段文字其誤舛不止此言地理止當準之前漢志以外則有合有不合誠不可盡牽就耳

平夷 按華陽國志平夷郡領平夷營兩縣宋書州郡志同可知平夷土壤必與營縣相接故王遜分此兩縣立一郡其地據華陽志云平夷縣有安樂水安樂水卽今赤水至四川合江縣入江合江漢符縣地則平夷必在赤水上流又華陽志朱提郡南泰下云自棘道南廣有八亭道通平夷此今由四川敘州出永寧至貴州大定路也自夔道南廣道平夷程止八亭可見今貴州大定府畢節縣黔西平遠兩州及貴陽府之開州修文縣皆平夷縣地其大定畢節黔西之北境接四川永寧一帶則漢陽縣南境地不入平夷界內平夷地據滇蜀之

要故蜀漢庾隆都督治平夷總扞益州至馬忠始徙治建寧味縣方輿紀要謂平夷廢縣在遵義縣西北極合又以雲南陸涼州爲平夷爲訛則大誤矣

夜郎 按漢志此縣下豚水東至廣鬱鬱林郡廣鬱下稱夜郎豚水水經溫水

出牂柯夜郎縣驗溫水卽今北盤江源出雲南霑益州北境曲折二百里入貴

州界曰可渡河東流伏大山至威寧州東南百六十餘里天生橋復出流入安

順府界爲盤江經安順卽岱廳西南至永寧州西境東經募役司東合南盤江

古之溯源者當自天生橋下入安順境始則今貴州安順府地卽漢夜郎縣也

按宋書州郡志計寧州屬郡去州治道里云牂柯郡治去州一千五百里夜郎

郡治去州一千時寧州刺史治建寧味縣味縣當在今雲南曲靖府境夜郎太

守治夜郎較之牂柯太守治萬壽距州治近五百里可見夜郎在牂柯之南今

自安順府治至曲靖府計里亦八百里而遙視宋書遠近略等又可見夜郎縣

治在今府治左右其縣境北當至貴筑今貴州安順一府及貴陽府之長寨廳

定番廣順二州貴筑一縣則皆夜郎縣地也

談樞 按後漢郡國志晉地理志華陽國志作談指宋州郡志作談柏其地無可參證今按華陽國志敘牂柯郡云晉元帝世刺史王遜分夜郎以南爲夜郎郡領夜郎談指二縣此晉制也宋書則云夜郎太守王遜分牂柯朱提建寧立領縣四此宋制也今卽所領四縣考之夜郎談柏漢牂柯舊縣廣談於華陽志屬牂柯宋志於廣談云太康地志屬牂柯則此縣之爲從牂柯諸縣中分置無疑惟談樂長是江左新立一設長小邑謂從建寧朱提兩郡分建恐無是理或是卽從談指分出故仍得談名然則宋書所敘不如常氏謂分夜郎以南爲確常氏謂分夜郎以南夜郎外又止談指一縣則談指必又在安順之南可見今興義府之興義縣貞豐州及羅斛冊亨捧鮓以及廣西西隆州皆談指縣地也後漢志談指下引南中志云有不津江江有瘴氣不津當是北盤江異名今自安南沙麓津以下並岸狹中深瘴癘蒸鬱舍此則夜郎左並別無有瘴之江亦談樞在興義之一確證或曰水經注敘溫水言西南逕滇池之西北於今北盤江不合惟南盤江經雲南府宜良縣在滇池爲西北似溫水乃南盤江子以北

盤江爲溫水藉以證夜郎在安順毋乃誤乎曰余嘗謂班氏志地簡確而明酈氏注水煩亂而晦所以然者孟堅據舊時圖籍故繩墨今古毫無差互善長多雜采羣書以意貫串故其於南方尤每每不合立於今日欲考數千年要荒郡縣非藉一、二水道絕不能尋其崖略然牂柯之水爲酈滄亂者略有數事前言者不贅及試爲子晰陳之今盤江有二源方輿紀要謂紀載荒略源流多誤考

正最爲詳確紀要云北盤江出四川爲撒府西北五十里亂山中東南流經貴州畢節衛西又南至霑益州東北又東南經貴州安南衛東又南

經石堡山下南流經陸涼州東又西南經雲南府宜良縣東又南經江府路

里石堡山下南流經陸涼州東又西南經雲南府宜良縣東又南經江府路

又東入曲靖府羅平州東南境又東經募役司東南西北境盤江之支川流合焉

廣西泗城州界謂之左江又東經田州奉議州歸德州隆安縣南境也一各鬱江

以潯州府舊爲鬱林郡也一名牂柯江以昔時道通牂柯郡也二江合流東至

梧州府合離江入廣東肇慶府境又東經廣州府合北江又南合東江南流注

於大海 其在漢志稱此江爲鬱水鬱林郡廣鬱下鬱水是稱北盤江爲溫水牂柯

郡鐔封夜郎下溫水東至廣鬱是又稱爲豚水廣鬱下鬱水首受夜郎豚水是前夜郎下不及豚後廣鬱下不及溫則豚水即溫水可知稱南盤江則爲橋水

益州郡俞元毋檄下橋水是此讀漢志所當知者也但漢志橋水舊來無人識

者又不可不辨今按俞元下池在南橋水所出東至毋單入温行一千九百里

此自俞元發源計至毋單合流處也毋檄下橋水首受橋山東至中留入潭過

郡四行三千一百二十里橋山當在俞元橋水蓋以山為號俞元下言南池毋

檄下言橋山於文互足非有兩橋水也過郡四益州牂柯合浦鬱林是也中留

今廣西潯州府地行三千一百二十里通所過四郡自發源計至合潭處也橋

自入温即同為鬱水至中留合潭入海此不言入海者敘鬱水下明之不及温

水者猶之敘鬱水止及豚水不及橋水也所以必計至入潭者以武陵郡鐔成

下言潭水至阿林亦今潯州府地入鬱恐人不知橋水即鬱之上流故敘橋水即以入

潭明之亦以見温橋合流至合潭中閑道里班氏敘水不贅不遺令讀者自見

其簡確所以非後人所及也至橋水之為南盤江班氏所指與紀要敘自曲靖

至師宗者不同其言盤江支川正班氏之橋水今雲南澂江府城南十里有撫

仙湖周三百餘里即漢志在俞元南之池也尾閭納源自曲靖陸涼州經宜良

縣之鐵池河東入路南州西南四十里合源出臨安府境經澂江府新興州峭
峨河西建水諸縣之曲江是爲盤江水經注所謂盤江出律高縣南李恢追朱
褒至盤江諸葛亮入南中戰於盤中皆是此水曲江卽水經溫水注中之梁水
盤江又至阿迷州東北二十里三江口合樂蒙河河源出臨安府石屏州東異
龍湖下流入府境爲瀘江至府東十五里石崖山下合五水伏流洞中東出至
阿迷州來會此卽漢志益州郡勝休下東至毋椽入橋之河水古一名漏江漏
江縣所以名也酈氏誤以爲榆水盤江又東北經廣西州彌勒縣東南又東北
經州西至師宗縣西二十餘里大河口合巴盤江巴盤江卽紀要所敘之南盤
江也紀要敘南盤江自師宗以上與班氏異與酈氏所敘之溫水自毋單以上
正同此又讀漢志所當知者也至水經敘鬱水則止及溫水一源不及南盤江
其末言東北入於鬱必是入於海之誤上已言溫至廣鬱爲鬱水下不應言入
於鬱也尋酈氏所注直不知漢志溫水豚水爲北盤橋水爲南盤而指南盤爲
溫北盤爲豚又不知本經入於鬱爲文誤遂以入鬱之鬱爲夜郎豚水云水逕

牂柯且蘭縣爲牂柯水水廣數里縣臨江上又逕無斂逕鬱林廣鬱逕領方逕
布山逕中留縣南與温水合豚水之不逕且蘭無斂已如前說今北盤江至泗
城以上皆峭崖束夾焉得廣數里之水漢西南夷傳牂柯江廣百餘步足以行
船已就泗城以下說至云江廣數里出番禺城下自是指番禺江面文意本明
善長牽連附合悉成虛語矣又計今南北盤江合流後幾二千里至潯州府即
留地已在本經所過廣鬱領方之下其地止有潭水會於南境焉得豚温始至此
合流又酈氏亦不知漢志非兩橋水云橋水上承俞元之南池南橋水出毋椽
之橋山說已支離又云橋水亦名河水顯與班志河水至毋椽入橋違背而又
謂梁水上承河水東逕毋椽入南橋南橋又東注於温是一名河水之橋水仍
合南橋水在毋椽入温矣不更與上云橋水東流毋單縣注温者自相違戾乎
至漢志西隨下糜水卽水經葉榆河於今日爲瀾滄江其水源出吐蕃下合洱
海所會之樣備江流入交趾水經所敘止以洱海爲源今洱海流入趙州卽經
永昌府永平縣東境永平漢不韋縣地則水經謂榆水過不韋元不誤注反云

不逕不韋舛矣又云榆水逕姑復縣西與淹水合本經明言榆水入交趾淹水入若若水卽今打冲河爲大江上源與瀾滄風馬牛不相及已決裂經文矣乃下又謂榆水與濮水同注滇澤滇澤卽今滇池今瀾滄去滇池甚遠何曾有注入之迹下又謂榆水自澤逕同並逕漏江至賁古與盤江合是又以漏江盤江雜入瀾滄更繆亂無紀矣凡此諸注悉同竊語惟牽綴前籍言漏江盤江者混入注中猶可借推同並漏江兩縣舊域顧景范氏以其書掇拾舊聞參稽前籍足爲考古之助指此類也此讀水經注所當知者也知此則前人是非判然明白然後以水徵地以地證古雖未見漢舊輿圖而能與親見者其言不背不猶愈於憑虛揣合哉

鐔封 按漢志此縣下温水東至廣鬱入鬱過郡二行五百六十里廣鬱今廣西潯州府之貴縣南寧府之橫州皆其地五百六十里從鐔封計至廣鬱也以此里數按之鐔封當在今廣西太平府鎮安府之閒其下流入南寧之隆安卽鬱林郡增食縣地酈氏敘温水東南逕鐔封北來唯東卽東逕增食知鐔封蓋

去增食不遠余因悟班氏志地爲後人考地理計者至深至悉鬱水上兩源至
鐔封方合爲一則入海道里卽可從鐔封起算故在鐔封下必備此一節里數
令讀者參互自得今試合所言鬱水計之從鐔封至廣鬱五百六十里以橋水
自毋椽下至中留三千一百二十里除去至毋單入温千九百里餘一千二百
二十里又除去鐔封至廣鬱五百六十里餘六百六十里卽廣鬱至中留里數
以廣鬱至四會入海四千三十里除去六百六十里餘三千三百九十里加五
百六十里卽知從鐔封至入海凡三千九百五十里班氏水道如此簡奧宜鄙
亭之不能盡識也

毋單 按漢志益州郡俞元下橋水東至毋單入温今南盤江從雲南廣西州
師宗縣流入曲靖府羅平州東南境至貴州永寧州募役司東南合北盤江可
見今雲南曲靖府之羅平州貴州興義府之募役司普安州皆毋單地

談稟 按漢志益州郡銅瀨下談虜山迷水所出東至談稟入温知談稟爲温
水所經之地又水經注敘豚水從東北逕談稟縣發端知談稟更去温水導源

處不遠今北盤江自天生橋伏出經安順流至安南縣北境有拖長江源出普安州西南界之平夷所東北曲曲流經州城北又東經普安安南二縣北境來會此水曲折行四百里蓋卽古之迷水然則今大定府之威寧州與義府之普安縣安南縣皆談臺地也

同並 漏江 雲南舊志霑益州下列同並城云在城北顧氏因之非也按今

雲南臨安府境有瀘江蓋卽漢志勝休下之河水流入南盤江已詳前說酈善長誤以爲水經葉榆水云榆水東北逕滇池縣南又東逕同並縣南又東逕漏江縣伏流山下復出蝮口謂之漏江又逕賁古縣北東與盤江合所謂蝮口在今阿迷州境蓋瀘江從府東十五里石崖山伏流至此始出世蓋無有知爲卽酈注所云者矣華陽國志漏江縣九十里有蝮口

今本作出蝮口傳寫誤

卽酈氏所本可

見今臨安府之建水縣阿迷州是漏江地其縣治以常氏說推之蓋卽在今建水左右同並如酈氏說當去滇池不遠應在晉寧州昆陽州之南建水縣之北則河西縣嶧峨縣等處是其地也晉志宋書及華陽國志俱無同並其何時省

併不可考

西隨 進桑 按漢志西隨下麋水西受徼外東至麋伶入尙龍溪麋水卽葉榆河水經葉榆河東南出益州界入牂柯郡西隨縣北爲西隨水又東出進桑關過交趾蒼泠縣北注引馬援言從蒼泠水道出進桑王國至益州賁古縣轉輸通利所謂蒼泠水道卽今由交趾入雲南海道也上流卽今瀾滄江賁古在臨安府境據馬援上奏可見進桑西隨北接臨安據水經所敘又見西隨在進桑上流然則今雲南元江州新平縣等處皆西隨地普洱府鎮沅廳等處皆進桑地也西隨在宋志華陽國志並屬梁水郡梁水郡地今由澂江府南至緬猛北至廣西鎮安二府皆是進桑於牂柯郡爲極南之境故於此置南部都尉其王國北接句町南接交趾地必遼闊觀華陽國志宋志俱無進桑可見晉成以後卽爲郡縣所不到晉志與古郡有進桑者從太康地道耳

都夢 按漢志此縣下壺水東南至麋伶入尙龍谿過郡二行千一百六十里其道里與麋水略同故非小水今雲南南注之水唯瀾滄江與潞江而潞江直

入南海不經交趾菴泠考方輿紀要龍門江在交趾嘉興州蒙縣界出雲南臨安府寧州又有宣光江在交趾宣化府北源自雲南臨安府教化長官司流入境流七百餘里以達宣化又有三江在交趾三江府西洮江沱江宣光江合流之江也接沱江卽富良江上流富良卽瀾滄江下流寧州之水流經教化司入交趾至嘉興州爲龍門江至宣化府爲宣光江至三江府合富良江可見漢志尙龍谿卽三江下流宣光江卽壺水下流也然則今雲南臨安府寧州及納樓茶甸落恐甸等處爲漢都夢地可知都夢華陽志興古郡下作唐都云故名都夢縣今本都夢誤作雲夢宋志西平郡都陽令下云按晉起居注太康二年置興古之都唐縣疑是今按晉志興古郡亦有唐都與華陽志俱本太康三年地道則都陽之卽都唐無疑休文殆未證之常氏書也

宛温 按水經注劉禪建興三年分牂柯置興古治宛温縣華陽國志亦云郡治宛温晉書興古郡首律高水經注謂晉書地道記治此是太康以前治宛温太康後則治律高也今考永昌郡傳云興古郡在建寧南八百里經千里皆有

瘴氣菽穀雞豚魚酒不可食食皆病害人郡北三百里有盤江廣數百步深十

餘丈此江有毒瘴御覽卷七百九十一引其云盤江後漢郡國志宛温下引南中志作鑿

江文相同云在郡北三百里是永昌郡傳之與古就治在宛温言考建寧郡治

蓋在雲南曲靖府境宛温在其南八百里當在今開化府境內今盤江在開化

北亦與所言三百里遠近略同顧景范氏謂曲靖馬龍州即律高亦佐縣即今平夷

縣霑益州皆宛温地今驗曲靖府屬絕無煙瘴與永昌郡傳不合誤矣

句町 雲南舊志以臨安府為古句町國謂句町廢縣在通海縣東北五里今

按前漢志此縣下文象水東至增食入鬱又有盧唯水來細水伐水增食今廣

西南寧府地雲南臨安之水皆入南盤江無至南寧境內入左江者今南寧城

西五十里合江鎮有龍江來會於左江其源出交趾界廣源州合七源州水歷

龍州思明州入太平府界經府城歷左州思同州陀陵縣羅陽縣諸境南入南

寧界一名麗江文象水蓋即此歟然則今廣西太平府句町地也前漢志鬱林

郡增食下驩水首受牂柯東界不知當今何水今驗南寧府境諸水來自廣東

及出境內者不論其自牂柯流入者盤江之外如崇善江通利江馱排江絲甕江明江並導源太平府境合麗江入南寧驩水必居其一則牂柯東界卽指句町而言劉昫謂驩水本牂柯江俗呼鬱林江卽駱越水一名温水非也

漏臥 按漢成帝河平三年夜郎句町漏臥舉兵相攻後人因疑漏臥蓋介在夜郎句町二邑閒雲南舊志遂於曲靖府羅平州下列漏臥廢縣謂在州南今按以三國相攻遂定漏臥介在夜郎句町安知句町不介在夜郎漏臥其說固游移也考與古郡劉禪時治宛温晉治律高宋書治漏臥可見漏臥必與宛温律高地壤相接今雲南之廣南府及廣西州當是漏臥縣地羅平自是毋單爲橋水入温之境或曰如子言今貴州不盡牂柯郡地歟曰今之黎平府除古州接都勻一帶爲毋斂皆武陵郡鐔成縣地以潭水出玉山定之潭水卽源自黎平之柳江也思州府武陵郡無陽縣地以無水首受故且蘭定之銅仁府武陵郡辰陽縣地以辰水出三山谷定之辰水卽今麻陽河至辰溪縣對岸入沅者也思南府除婺川屬營縣則皆涪陵郡涪陵縣地也但以今地合之漢時僅可

巢經巢文集卷第三

遵義 鄭珍 子尹

上程春海先生書

甲午

某再拜謹奉書程侍郎先生別五六年窮處萬山之中不與宦遊者相接以故先生出處行事都無自聞唯去年在友人所率繙一他人詩知有石湖潭西之遊而已伏惟勲德日隆動靜禔福某賦受至愚不通曉世務然頗樂讀書此先生所素見至今生二十九年矣居此邦眇師友關切任性不知所裁邑之夫咸竊詫爲怪物怪不怪固不屑與深辯但傷齒益以長而駑鴛所之冥冥無指導可恃倘行之已遠忽覺路非彼時卽欲轉而再行筋力已不任用矣豈非冤哉苟卿有言良醫之門多病人今珍之病不能自名亦不自知果病與否然旣呻吟在門雖不病猶當切而藥之而況其果病也夫某之病實原自先生念昔從遊於南以師弟之愛朝夕之親窺先生盤盤鬱鬱胸羅衆有其言論類非宋明憑臆擬度者倫其筆爲文章則如聞先秦兩漢人聲息當時雖不識何以至然

心固已知某所爲者特剽竊涉獵焉耳非古人學也旣而歸篋數不克自振一
再試於鄉皆無所得而家益貧計無復去處始喟然曰嗟乎限之天限之人者
旣莫能強矣莫阻我而不爲又繫誰怨哉於是意尋一求古人之路先讀說文
爲本佐以漢魏人小學及希馮元朗以下等書別聲音辨文字效古之十歲童
子所爲乃卽以字讀經又卽以經讀字覺其路平實直捷履之甚安遂斤斤恪
守尺寸不肯以宋後歧出汎濫紛其趨年來積染成習漸不自量思考十五篇
沿譌脫屣暨向來說不安者以自效於許氏草創俱無體段或一旦悔悟而焚
棄之或終不悟而竟成之皆不可知其他狂惑跳叫中無自主大氏是類某所
謂不自知其爲病與否必待先生之切而藥之意正爲此前數瀆書道里悠遠
未知果達唯日北望庶幾一示以爲學之方使此身不恨虛廁於大賢之門慙
焉六載絕無消息居嘗自念我邊方人諒終無大就教不時辱或以此則又念
先生愛我厚當不若是展轉於中不能自寧而反顧藐躬益瞿然愧厲矣今舅
氏咨選來京師必且走謁左右知此紙決不浮沈區區之心不勝翮縷得先生

終教之幸甚幸甚

再上程春海先生書

某再拜謹上書程侍郎先生閣下六月阿蘇自京還知先生階轉戶部襄贊愈繁日幾無一時暇故先外祖墓銘未獲拜賜捧歸某固知終必成之也又爲此再三云云者所以重外祖之行敬先生之文而又所以報母氏生我之萬一也夫求人志外祖而曰以報母氏此其情爲至曲然非於先生某不敢出此言也昔外祖之卒也某之母哭之哀至今每道及猶必咽咽不能終其語嘗語某曰爾外祖至苦人也其生也遭繼祖母夏慘虐方三四歲時夏以蟲蝨毒口鼻死半日復甦繼復誘至溪推墮水母拯之亦半日復甦卒不得死稍長隨吾祖父讀於外家待養急三四日必一負米歸歸則拾薪汲水儲去後費以祖母積勞疇甚不能買古方藥聞草實木根有效者卽入深山冒蛇虎採歸煑以進又爲夏舂力不起夏令繩確首挽踏之不繫不敢飯時八九歲童子也至成童補弟子員則吾祖館於蜀以卒時兩世老人健在四姑待嫁一弟逃待尋一弟待

婚爾外祖借筆舌力以盡事生送終冠笄祭祀之道不給又爲醫卜等術以助之嘗置紡車於前膝上橫經鐙下紡以讀盡四更得棉綫重半銖許畢書一卷又嘗病脾瘧三年每夜瘧罷起呼鐙食粥或點易諸弟子課藝或人與之講如是以爲常其自苦如此而能傑然自立人品學問卓卓可道卒幾二十年曾不得鉅公一稱道之將終不稱道耶其爲苦復何如也某聞言而悲之悲夫母氏之所悲又爲母氏悲夫爲子孫無不欲論譏其美以揚其祖父爲女子無不恨生不爲男子以報其父母此天下之至情也今先生儻以名世之文惠及外祖則某之母登墓門撫貞石必自私計曰此吾子之師所爲文也因吾子而得其師之文而先人之行事得見於天下後世雖不爲男子又何恨然則先生不獨惠及黎氏子孫也某之受賜多矣故陳至曲之情狀伏惟先生諒焉

與鄧湘皋書

昔者相遇長沙淺陋無所識年少不自掩蔽其可笑甚矣乃豁達忘年深心獎美不知何所取於某而眷愛若是意者文字因緣必使某挂名集中而先生暮

年所知識亦不可無某其人耶某賦性愚鈍又僻在此邦於世所有文字不能盡覽天下士今有幾人亦無從悉知然自魏晉以迄近今所謂卓然成家不可磨滅者雖未闖其藩籬竊嘗遙而望之見其規模大概之所在矣先生之詩無蹙詞無竭旨人已欠伸己方泰如宕肆汪洋仍自無盡而渾厚沈著畢斂鋒棱如黃河曲曲轉注緩帶裘也譬如引弓若體直志正命而後中海內當不乏人使與先生曠強角力恐不面張筋絕者尠矣如此而不傳後卽先生寧信之乎某目大腹空讀並世人著作少所當意每誦尊篇不覺心服誠有見夫學之非難而才之爲難此中消息有分寸不可強者然也數年來家益貧親益老且多病依戀春暉窮愁無似無可爲先生告者自度學不足經濟當世抑又無從得之卽得之強木不慣曲膝鞠躬亦隴種東籠而退耳以故進取一念直付東流思有以塞先生厚望初頗留意詩文苦才力不給亦懶從事自笑天與我明經絕大頭銜顧名思義求無負厥職斯亦可了此生矣又何暇多求哉所獨深念者以先生有數人傑相去止二千里萬山閒隔允不能來欲奉一書又未悉吟

硯所在計昔詩人如李杜韓蘇皆卒不滿七十今先生已六十矣恐一旦天以此例律之竟使吾生抱不獲再見之恨每一憶及深用悵然若明歲老母安健竟羸糧訪先生於資湘之閒亦未可知惟省應接葆精神是望諸郎克繼家學知老懷於此與復不淺也大集刻成否宛轉寄一部易到若復不棄疏狂而賜教之則幸甚不宣

上俞秋農先生書

壬寅九月

某列門下六年不克歲月奉教誨又以直大故埋頭窮山所應進質者一切屏弃而以罪人不可教自處故歷年無尺書達左右知不罪且閔之矣夏盡釋服入郡得辱書臯尊公行狀不敢拂命謹擬銘臺郵上苟稍可塗易或俛就之否則自爲而易亦師弟以隱爲直之道也敝郡二百年來文獻大缺賢守雅創志局令某効奔走其閒汗顏告成意可備後來粗稟謹呈一部冀暇糾焉某本竇人子幼來饑寒造極計無復去處念讀書一端天當不能禁我以故略有知見視人閒所論所尙不如意爲多而又強於腰訥於口處稠衆之中大都聽之不

解羣方贊和己獨嘿然人遂以爲驕偶一言又不當人意人遂以爲狂爲妄其實某樸拙人也得左右先生二三日卽見之矣年來漸知漢宋大儒收拾人身心性命者正極寬曠已結茆先母墓旁擬料理蠶粥足恃卽當抱殘經娛老父終身於彼以完不全不備之命惟先生具敦古處勿以在遠而遂置之則幸甚與周小湖作楫太守辭貴陽志局書

甲辰九月

月十六日邑明府馳使至伏讀尊教諭以貴陽府志需効纂緝者前謁見時俯聆雅屬尊嚴之下婉略遜辭已謂必蒙曲諒使免罪戾今又勤勤開誘趣令赴局則鄙賤私隱有不得不上陳者某寒士也朝耕暮讀日不得息卽如今時葉落霜白寒風中人而披單衣執錢縛躬致力於堦墉之上以視文史左右古今與娛旣附千秋之名又獲著書之俸孰勞孰逸豈不自明顧自計此事不敢預者實有五焉敝郡父母之邦束髮來卽留意掌故故多得前輩緒論恃爲實錄貴陽則所疏矣此其不敢一也前志敝郡雖因舊乘而舊乘僅及當時一切創造事關前代卽不詳言故敢以私意考覈徑行定之貴陽雖曰郡志實具省體

而省志於地理大端動有牴牾因之則病己不因則病人此其不敢二也孱軀多病每繙閱十數種書則心目告飢前志敝郡賴二三同志並精力堅強且不以鄙見爲大繆戾今若就局不力非所以酬知己力之則不免有陰陽之患此其不敢三也敝郡同學多以某爲可教而郡志成時一二無賴扇之誹謗疊興餘波未已貴陽省會其爲不可欺昧更非敝郡可比懲羹吹蠶先民所戒此其不敢四也人情不諒每易加罪某以家貧親老覲就教職儼然備員今又爲此厚責者必又苛論某雖不肖義利之介竊奉教於君子矣此其不敢五也有一於此猶將畏縮卻顧況兼此五者乎耦耕中丞徒以千載不一之舉欲令某挂名簡末兼爲家食維艱計此師愛其弟不得不然而不料某之下懷翦翦如此故不嫌嵬瑣用瀆尊聽亦知閣下必不苦以所難而強載颺以車馬也

上賀耦耕先生書

乙巳五月

自二月吉到古州學官旋以府試赴黎平郡中童冠頗不以某一無知解樂與往還核其風氣大抵地介極僻故純樸有餘而家少藏書肆盛瞽說學者五經

抄成誦諸史罕聞名徒梯卑爛入股若將終身美質雖多不能無恨府學廩生胡長新年少而貧獨能日夕相從留意根柢之業此子如不廢學必作黔東冠雞惟得此一士足相告語耳某自爲中路嬰兒痛追慈教緝成小錄當呈遵府志時已封冊附上茲還古州同知楊公示以尊札始知先生今日始於他處見本而又不責以淺近深贊其言行可法欲爲廣傳以敦風化索多寄去者伏誦之餘歎先母荆布沒世而其庸言庸行獲爲名儒鉅公所齒錄先母爲不朽矣又歎非先母之德實不可沒則此錄必不宛轉獲致於先生之前其卒爲先生見而深贊之而思廣之則仍先母仁孝艱瘁之厚蓄所致而某之爲罪人爲不肖自若也謹盡篋存封上伏惟不罪側聞傷懷玉昆暫紓臺綜寤寐之私欲及龍門未遠肆意請質無令尹需結異時之夢惟及瓜時日匪所與聞遙跂而已與鄒叔績漢勛書庚戌

來示孟子汝漢淮泗注江之解汝卽今南昌之盱江流入湖漢者漢志臨汝左傳汝清管子汝漢之右衢可證淮卽今江南之青弋江合桐水注丹陽湖北注

江者漢志引桑欽說淮水北入江可證泗卽今巢湖會四源注江漢志廬江胡陵下所稱北湖者海內經泗出吳過胡陵東南入東海可證禹貢東迤北會於匯匯乃淮之誤與上字異北當爲久與分北三苗同爲久義迤許君訓斜行鄭君訓溢皆可通江水過入丹陽會南來之淮水謂斜行而分別於北江以會淮謂溢出而分別於北江以會淮並可若匯非淮字桑氏淮水北入江乃古文說於經無所比附且是回義而云會於回不復成文矣大春紛綸啓我未寤近今經學稍衰焉得朋輩中盡如閣下推闡曲盡使譴陋有悟入處者再四緝讀稍有所見不得不轉質之尊意云云者止爲朱子有四水入江特取字數足對偶於水道實不通之說不欲使孟子受誤文之過耳愚見以諸儒舊說平心揣之孟子止據吳通江淮後現在水道以爲禹道如趙氏箋說卽足解朱子之惑於墨子呂覽淮南所言與孟子合者亦皆可通矣必如尊說則須改禹貢古經又蹈胡東樵一厄之誚匯澤二字如酈氏沔水注連讀自是澤名與震澤等一例而經文前云匯澤後止云匯與前云荷澤後止云荷正同後儒二字分讀紛紛

江漢左回南江右回諸說無足怪者宜閣下亦云會於回不成文理也至酈注敘東谿水引桑氏云淮水出縣之東南北入大江與班志云金蘭東陵鄉淮水出同謂一水實按之卽許君謂廬江雩婁所出之灌水可知灌爲本名淮或省字也卽據班志淮水北入江之文爲桑氏古文說說古文者皆吳通江淮以後人焉知不卽據目見言之若以爲是會于淮下之義經明云江北會淮矣淮又焉得北入江乎是不無牴牾也汝泗並入淮淮之注江定汝泗水可無他求矣要之山水之名四海同者何限禹功所至赫人耳目今古同情先秦諸子大致舉著在詩書經緯中國者言之桑經所錄十之六七不挂先秦人之口孟子歷敘禹功必謂舍中國行三千餘里行千數百里之水而舉要服之一流一浸當不其然且一人之言前云汝漢淮泗後言江淮河漢謂之二淮各有所指又豈其然哉

與劉仙石太守書年書

丁巳四月

比得故人王介峯書並示其承貺尊札及大著與苗君說文奉讀之下如野人

方嗚嗚鼓缶而桑林旌夏忽睽目前心神震掉豈言可喻伏念某西南陬鬼人也少貧賤無去處因取衆所弃者業之遂久爲同輩所詫指其實年過五十於道茫如卽稍有所見亦燭火之明耳矧一無見乎不識宏獎之寬何遂不啻口出若此得無以黔地少可語者視賤子亦老兵堪與飲乎不然卽天將使某不終於一無所見而當使公發其覆也謹卽兩篇環誦數四觀爪見龍無罅可詎謂歌字讀姬可字讀豈自尊引諸字之外再摛繹之如儀禮士昏禮當阿今文阿爲廢尙書三如台史記作奈何夫子龜山操手無斧柯與之叶左傳君可曰可君否曰否可與否叶易林樂官笑歌與知不忘危叶子虛賦阮衡聞珂與倚俛飮叶黃庭經兩扉與靈柯叶淮南子以沈諸河及列女傳秋胡妻頌並以河入支韻宅漢前書多然要可見歌麻韻中字於古無不有支齊韻之音閣下之於聲韻信乎確然四通無稍闕鬲矣就此一事敬服敬服前於朋知處見理董居聲訂聲表舉歌麻中字盡歸之支齊部今乃知其說自尊論發之意必別有一書與苗君驂斬當是慎之又慎未肯遽出耳某嘗念音學莫明於我 朝由

亭林十部而十三而十六而十七十八至於懷祖二十一可謂密之極矣事極必反於是苗君七部出焉然某雖鄙譎雅不欲以鐘鼎論六書週黍昀之詔疊果足與堂堂正正之十五篇傳信萬世乎經以毛詩緯以鄭記知盡善必在吾公矣宅日握衣請益憤悱之私不止此事或賴公光莒稍僚蒙朶敬先呈小草三冊庶不屑之教誨幸毋以肆妄爲罪

答莫子偲論佩觿書

得書一再番具見讀書細心處處求是不肯以微謬貽古人又能虛心無我殷然商榷某學無幾何誠自引退然有所見而不言非也於吾弟而不言更非也古人直諒之道如是是不是皆非所計也據言說文歎歎二字當前後互易段懋堂氏所見已如此但彼於喜部已改古文作歎謂歎爲寫誤而欠部歎下又云重出未聞當如女部變之類此則其說前後不畫一也某竊謂許君書喜欠二部同作歎原不誤欠部歎下明云喜聲則歎之譌歎定不在大徐校正之前觀佩觿歎歎下云歎歎驢鳴是歎爲後世字非說文所有更可見說文中一

字二見者所以別古今異同大徐不悉此理盡謂之重出後人欲一一刪之使前後無重複字亦覺多事也郭宗正書已粗閱過其中正文注文有寫誤者有上下顛倒者吾弟欲校正令還舊觀意良厚但其書部位尙齊未見有失位云云者據所舉蘭簡腎腎迂迂瞳瞳等字簡乃蘭之誤淺人見是簡遂并音義改之晚賢聯絲字古於此等多平仄通讀不得以諸字書例郭氏謂不當讀上聲迂廣韻慶部亦載云於武切瞳廣韻亦有徒孔一音並不得執定平讀謂爲後人移易也又云此本脫去捲捲而以捲之音訓注於捷下是則不深審之過檢上去相對中列捲捲二字元未寫脫其捲字訓牛鼻擥用說文古訓捷字注云丘員翻器似升屈木爲之又居倦翻西捲地名可見郭氏原不以捲爲杯捲字諸家字書皆以捷爲關捷郭氏獨以爲杯捲當別有本故卷末列與篇韻異義者捷字亦在其數誰氏據集韻辯證之雖未中窾會然亦可見元本之與今本同矣平去相對中列沔沔二字云上與泝同此二字形體懸異與本書例不合蓋沔乃汝之誤也汝說文或坻字泝俗坻字六朝人書氏多作互非互也故泝

亦有作汙者傳寫因以易汝字淺人不知又寫同汙寒字誤不在宗正也第乃以承俗不辨與角用同譏何耶夫古人著書各有宗旨不可以一例繩也自來字書唯十五篇如三代鼎彝都無俗氣玉篇已下卽雜俗行學者徒一意泥古而無所斟酌消息於其閒此戴子常諸公所以爲世詬病也郭宗正於六書洞見本原此書乃辯字體之異同非別字體之正俗若概以許書例之則卽平聲相對一部如檇擣窰宅等已指不勝屈宗正夫豈不知某卽某之正字某卽某之俗字別出字而待後人哆口也信去略就來諭據鄙懷所及臨陳之未識有一二當否唯近好辯祇益慚媿

斗亭記

地舊圃也余居竹溪之十二年始化蔬爲花木其前割田三之一爲方池源於檐而冬夏常不涸因種夫容其中緣以綠節遂爲外屏其中多鮒魚可玩可餌手植柳四五株蔭之上列雜樹四時皆有花而亭適當棗下大人嗜釣非深冬常在溪太孺人善病而好勞不可拂每日暄夕佳攜妻若妹若小兒女奉孺人

坐亭上或据樹石誦書詠詩思昔賢隨遇守分之遺風或偕兒女黏飛蟲呼螻蟻觀其君臣勞逸部勒或學鵲楂楂鳴投揆花驚潛魚爲種種兒戲孺人雖笑罵之而紡甄絮織未嘗一輟手夏荷秋蘭梅萱冬春蓋三年於此矣咸曰亭無名何因以斗諡之或問故爲之歌曰斗兮斗兮不余乎期亭之存兮繫余懷亭不存兮余之悲而余惟亭之存兮斗兮斗兮歌終咸不能復問名亭之故竟無知者

重修魁星閣記

今天下求售文者必尸祝魁星橫宮之左右試院之前門鄉城之吉秀所在比比樓閣而像祠之士大夫家則圖弄焉問其神咸曰魁也觀其像則魁服豸獬拳一足立手操筆若斗上曳七星蓋肖魁字爲之也或曰食此者爲唐進士鍾馗或曰本奎星後譌爲魁是皆不足致詰余按魁星乃南北二斗也說文訓魁爲羹斗則魁乃器名春秋運斗樞曰北斗第一至第四爲魁此就其形言之也器具魁杓魁因有首義書渠魁禮不爲魁皆首也故張守節注史記又謂魁斗

第一星南斗與北斗位相值星象同惟杓少一星其第二星亦稱天魁要其似羹斗者南北並可稱魁也其祀典三代不見經文按周禮祀司中司命司民司祿及風師雨師並以繫民生專特祭斗建昏旦均五行於授時尤關重知必不與列星合布幽宗通考云秦始皇時雍有南北斗廟以歲時奉祀漢宣帝立南斗祠於長安城旁史記載武帝祠泰一其壇下有北斗是秦漢重祀斗矣魏晉後唯通典言隋令太史署常以二月八日於署廷中以太牢兼祀北斗二十八宿唐以後無聞者要其祀南北斗本以北斗運中央制四方南斗爲玄武經星復尊並北斗故重祀之非若今之以爲主文也今祀爲主文者其始必因魁榜魁天下之名謂其中必有主宰也爰呼爲魁禱祈之後因卽魁字圖像之而不知爲卽古南斗北斗之祭亦猶祀城隍者不知爲古八蜡之水庸祀文昌者不知爲古天子爲羣姓諸侯爲國所立之司命耳至魁主文章則亦有說按文耀鉤云斗者天之喉舌易春秋六經聖人代天而言者也世之文章至入股極矣然作者苟不悖乎六經所言是亦取出乎天之喉舌者而言之耳言者心聲誠

能肖天天必福之則於祀北斗宜若南斗據史記正義云六星主薦賢良授爵祿是正今之主司房考也其祀之也亦宜由此言之北斗之喉舌在我者也南斗之薦授在人者也而北斗第五星曰衡正殿南斗然則其當人者乃卽我自爲衡也歟觀於天文而人文可以悟矣道光十四年遵義府學左重修魁星閣成因撰此文卽以爲記

遊至大覺寺記

戊戌之冬十月幾晦聽鶯軒朝夢方熟侍者呼書至慰眼觀之曰昨約遊大覺寺忘耶外及飯矣披衣出與諸人會於寓遂行出北門緣龍山麓緩步霜氣初散旭日入江不熱不寒里許得道左刻餘至正元年閏五字不審何記也旁紀萬曆十九年臥龍坊高傑妻司氏捨錢修道尺丈俱因石刻之里許得崇禎十三年修冷水孔道碑里許得石鼻泉當道左穴出灌可四五百畝歲不涸其上

有洞口僅容胸梯下有人物象病乳求嗣者惑焉昔年曾入陰凜甚故不樂再往數十步至後川橋一名普濟橋俗呼高橋也有店焉橋宋楊忠烈建竹鼉溪

至此入穆家川溪上石壁平瑩根多明人記漲到漫不可盡識白飛霞曾沐此
壁書水瀾瀾十二字省志載石壁仙題山齒齒云云誤也旁刻溪山青一詩草
款無識者然似三丰流矣上爲普濟菴明宏治中建李敬德有記旁三刻皆紀
重修者觀已與諸人飯更沽酒及午食傭一童攜之折西北行二里許得螃蟹
井穴有異蟹能晴日泛水溢田實清淺一泓也里許下度紅邊橋橋東一古樹
爲巨藤婁絡垂青若罍罍若鱗髯峭嶺可玩復上坡陀迴憶乘驛北去時昇者
遇如此必閣篋請鬆肩楚人謂代步也因相與大笑汗微出脫裘衩令童披之
則居然富貴者也復行三里許不悉地名四山善生蕨無他材石炭出其中郡
城火食大半仰此耳中水輪聲漸來南折得杉林栗溪經其下水自海龍囤流
來下會穆家川稍憩杉下度石杠入大覺寺本舊刹康熙初資中人閔相誅植
莊巖時極偉麗今存木樨紫薇之屬蓋無幾佛室木聯三明程副使書郡人也
得北海意求志軒遺墨僅見此左出小門緣叢竹一巖出溪上其根虛無其樹
皆胎石緣石東出經仙洞久無入者所謂山腹奇蹤巖懸梵景俱無自得北折

大穴間然石離奇斜下極於潭日光罅入渲之水非金非碧似井西晴嵐暝翠
山頭魚數羣倏來倏去坐觀魚臺睨之似遊晴窗下玻璃瓠中穴口刻隸書石
穴游鱗填其廓因明白矣旁刻栗溪吟並閱相書東不十武復一小穴景同惟
俛視異緣小穴旁北上得朱萼巖外折上爲映月臺俛潭之深碧入臀後石勢
蓋象蓮花峯也緣巖脣西折上爲靈碧峯至顛度天橋屈曲下俱險絕倚石坐
臥觀竹列湖山大覺寺之勝盡在此一巖矣余因誦俛仰之閒已爲陳迹恐此
生不再至乃獨往小穴復玩久之小篆觀我生於石至寺後觀閔相墓荆棘羅
生爲之悵惘復入寺飲酒下以葵子飯水飲肴以肚菌菌比雞糞味等腴嫩過
之其蓋不圓無心中途售者噫天下事孰非無心而得者哉同遊者爲傅四黎
一莫五獨傅四騎馬馬上如春鉏絕可笑

遊迴龍山記

己亥

遵義環城山水巖壑之雄峭樹木之挺異莫右於迴龍山其山自碧雲峯支出
蜿蜒東行十里許穆家川趨其足遂峙爲此山其山陰肉而陽骨骨者石也外

著者也以負蓄厚故其石磔磔角角壁者窟者罅者突者脊而下迤者將而上累者欹蓄不思若墮而若飛者靡不駢駁闐辨以合爲此山上干青天下臨沈淵而其氣一洩於樹故其樹直上數仞而不拔橫出數丈而不折隨其石之高下楚楚莽莽而柯莖莖離可數每與高風相遭則枝葉上下若江之潮海之濤其中朝暉夕曛若螺蚌搖光於方丈圓嶠也有伏泉息於踵冽而清其聲泠泠嘗之則甘使人忘機唯智者別之外人徒震眩於巖壑樹木之足駭異而已余以有倦與一二人遊此頗自負知山故說之

辛丑二月初三日記

晨寤復寐莫五禮閣上文昌神亦不覺也起見架下書蒼蒼竹林寺詩念開歲來三十餘日昨夕始提筆作此字視前時每元日卽緡寫滿几案自疑是前生噫可涕也已記去年今朝母病愈數日春和天晴能偕孫兒女屋榮籬角坐暄光中觀菜臺果蓄以爲快余亦快庀少行李計明日赴茲閣母曰吾以病久稽汝事至是得無慮及汝生日且歸耳嗚呼豈知今之今日視去歲之今日竟成

兩世耶當日以寔人子發憤讀書意有在焉今皆大非而奚以讀書爲也昔時謂書不誤人而今知特誤人如田家兒目不識一字足終身不出十里黧面赤黧以勤以勞以日夕唯力是奉得有余今日之悔哉視新購皇清經解十巨堆插架上益感念用此奚爲也莫五方整理未已心境之相懸可勝歎耶書以爲是日記

漢三賢祠記 辛丑

惟 皇帝二十有一年三月二十七日郡校師莫公與儔創祠漢三先生於學宮左之閣上珍甫練衣冠不敢奉幣從薦簞酌奠於三先生越數日莫公呼來告曰孔子之道載在六經自經秦坑焚歷漢高惠文景皆武夫功臣用事徒黃老清靜以與民休息詩書禮樂之教始如草昧二三大師各抱其遺私教授鄉里久乃稍稍爲章句傳故建元之際弟子著錄者漸多齊魯秦晉燕趙吳楚梁越之閒乃始諸儒雲爛霞蔚六經賴以復傳於時西南遠徼文翁爲之倡相如爲之師經術文章燦焉與鄒魯同風而文學公盛公卽以其時起於犍爲牂柯

東漢以後儒者始不專一家講說至許鄭集漢學大成而尹公乃即起於毋斂僕嘗獨居深念六經堂構於漢儒守成於宋程朱諸子而大敗壞於明人及我太祖 聖祖崇樸學教化海內一時朝野諸老宿痛懲前代空疏文巧之佛老吾道而力挽回之事必求是言必求誠支離恟怙之習埽棄淨盡於是漢學大明六經之義若揭日月至今二百年來數天下鏗鏗說者一省多且得數十人獨西南士僅僅意無乃淵源俎豆之不存歟而何其洽肌膚淪骨髓者之難破也僕廁此二十年無足爲多士師者爲多士求足師謂此邦萌芽文教斷以文學公爲祖而以盛公尹公左右之今祠成子其爲我序遵義當祠三先生之意某再拜謹案文學公爲犍爲文學卒史當漢景武閒時犍爲治警警卽遵義地漢制諸曹掾吏自除郡國中文學公卽不定警產要是下縣人無疑時爾疋一經尙未名學文學公爲刵作注且在衆經注之前實遵義正祀樂祖盛公爲司馬相如友稱牂柯名士尹公召陵許君弟子以經義教南中二公於貴州當通祀於遵義有文學公爲主二公且後輩其左右之也誠宜小戴記曰凡釋奠

者必有合也有國故則否鄭君注國無先聖先師則所釋奠者當與鄰國合若周有周公魯有孔子則各自奠之今論先師三公皆國故於漢郡縣則盛尹二公為鄰國謂合否皆協禮制莫公此舉鉅而當哉謹又附為說曰 國朝經學能上接漢儒者壹以識字為本凡字有聲有形有義六經聯字以成文字之聲形義明其於治經如侍先聖賢之側朗朗然聞其耳提面命也文學公深明雅故不待言盛公與相如游尹公從許君學凡將說文之傳必熟聞其終始在他邦猶將馨香之何況為鄉先哲今日生其後者尚景嚮其風而求焉學之感何遽後於他省吾知都人士必有高望而奮起者也是莫公祠三先生之意也夫亦三先生所望於後賢也夫

遊城山記 辛丑

自道光以來邑多野狗實曰豺通四鄉日必食三四人往來儵忽一嗥羣應物雖百斤者必盡一食一村有逐者數村戢焉蓋互相通也豚蠹物搏即負而走搏犬必先與狎使之信而不疑也銜其頸牽之行若曰是爾自願就飽我者然

犬有能者知不敵卽集兩三來通力死之是犬也雖蹈田浮於溪其死必矣是日出遊郡署之右山遇四五人執挺逐野狗且進且卻旋相呼食且盡矣且踰城下矣周視之無所見唯一婦人倚敗牆哽哽貽城堞不敢哭問故曰是吾兒也方五歲而如此觀山下左牆內坐槐陰雍容茶話者似吾守令提畫眉尋蚱蜢往來右牆內者似吾營官也故不敢哭也爲愴然久之行過市則有環而觀者或譏或怒或笑罵跼足於人肩隙窺之則木爲磨上扇橫植一鐵條末爲圈一狗旁立呼之磨則納首圈中行磨因轉與錢一卽轉一而其帖耳緩步意若不樂者多與之錢呼者聲亦壯狗昂首舉尾爭旋而奔勢如風車與多者於儻人中亦揚揚以爲人不如也自詫生將四十年始見人閒有此事及暮歸殘秋初寒鐙影黃葉瑟瑟坐空樓下思日中所遇臥不成寐起而嘆曰嗟夫不謂狗之在今日其患如此其野者肆爪牙獷黠貪饕相求相應以我黃童白叟供一啖之快城社所在尙不免他何如也而其爲人畜者又復出其狡獪以助人之譎鬼使愚者不知其技止此而樂羣逐出資錢唯恐不一見此狗爲不幸世道

可勝歎耶於時鼠出入米甕中蓋不屑喝之也

四圍記

壬寅原注後知青蛇圍遵義在東里與湄潭接壤處地極險要微通一徑今仍舊名

遵義東界大山望之隱天若長墉其南為三度關北為板角關由遵義道湄潭者出三度由綏陽者出板角二處山稍平展中距八十里皆亂峯斗壁其間長坡坎者闕道也自坎行若蝨循衣縫以達湄潭境余家至長坡坎蓋僅二十里此山西皆樂安里地地皆陂陀平遠登高俛視數十里如微風動波也其去郡西限標崖諸山又西限瑪瑙孔諸山又西限清乘橋諸山余自家朝食行二十里登標崖復十里登瑪瑙孔復十里度清乘橋即登山越山顛達郡四十里皆坦途矣此東來山數重獨清乘橋西諸山用兵時尤險要山蓋圖經所稱水圍者洪江三面環而過江兩岸皆懸壁一二百尺而西岸又羣峯若削山縫中今尚無羊牛徑舊時距今橋上里許岸稍缺處橋平石今猶有二齒存東來者意度橋必仍沿岸下直今橋越山蓋舍今山顛左右望皆窮也今橋康熙初當極險狹處建據碑乃易舊清水名清乘橋余往來必流覽橋上思當日措手之難

至顛也必小息顧顛廣僅二丈而一畔舊砌依稀關門然餘隱露土中皆似門
圮之石嘗疑之又不解橋名清水意今年初夏攜妻兒種菜于午山目極百里
餘歷指某某地示之因擬議清水說皆不安之甚予知同旁植紫蘇曰人呼此
祖師葉焉知清水清乘非青蛇乎余思久之曰是也當入路師之平播也陳璘
軍由偏橋進明史璘傳曰璘次湄潭賊悉聚青蛇長坎瑪瑙保子四圍地皆險
絕而青蛇尤甚璘乃先攻三圍次及青蛇督將攻三日三圍遂下青蛇四面陡
絕璘圍其三面購死士從瑪瑙後附葛至山背舉礮賊惶駭諸軍進攻賊退入
圍內木石交下將士冒死上前後擊之賊大敗乘勝抵海龍圍下由此推之蛇
與水俗讀同僅分平上清水卽青蛇也橋以地名建者吳之茂武夫非紀碑不
得其字苟從俗改清乘以文之乎山顛似關門者非楊氏之雄關乎保與標聲
亦近今標崖非卽保子圍乎然則長坡坎卽長坎圍瑪瑙孔卽瑪瑙圍其名蓋
至今存也當時璘旣破板角四圍不破終不能抵海龍長坎保子瑪瑙三圍不
破終不能攻青蛇青蛇旣破此時李應祥破黃灘三關入在青蛇之南馬孔英

破朗山關入在青蛇之北逆會心腹四潰無巨險可恃宜璘之鼓行至海龍如走康莊矣嗟夫數十年往來熟習之地一旦啓悟於黃孺之口而始得古名天下事千百年以上千百里以外可以影響論斷卽自詡得之乎故記以告考地理者

望山堂記 壬寅九月

望山堂子午山舊名也其義莫可根詰山韶興隱秀抱以二臂右者宛宛乎若垂腕側掌而襠其臍也太孺人墓於臍其腕圓平如石鼓東去墓六十七狸步下於墓八尺廣袤不及四丈上爲屋前堂後室樓其上而周闌之成郡守爲順德黃仲孝給事問所以名者仲孝曰望山子之志也名之定久矣數可違哉因分署望山堂以顏其楣建時蓋畢葬越七月至是釋服乃記之嗚呼太孺人東遷以來借母家宅以居十年來嘗顧余歎曰吾欲廣數椽屋種一果一樹百年他人物吾何望而擲此力乎時余方求免家人凍餒之不暇雖心悲其言之苦意之傷而思副所願無術也後數年歲獲稍厚忍疏耐縷銖餘而糝蓄方思買

四五畝地結茆植椶俾樂其自有提孫挈婦朝暮按行怡怡然指新栽稚接謂某可及身食之某可及子孫食之庶幾辛苦一生至是暮年稍慰其意而豈知欲爲此者乃持以給斂殯屯多之費也自去年營葬旣竣山中舊壘悉委閒地凡松梧竹桂櫻榴梅桃之屬無不相所宜植之高高下下百卉咸集於時猶有餘貲計貧士積百金大不易不及此爲一屋旋耗於衣食矣遂亟構斯堂匪彫匪飾惟豁惟潔太孺人精靈往來撫斯堂也必有悲余之悲而歎意余之歎者昔太孺人病亟猶顧謂曰葬我必於近卜廬相望見爲佳也今吾寓貧此邦無祖宗田廬墳墓可戀隨身長物惟書卷紙墨裹負來此易易更縛一團瓢增一釜一竈卽足耳計後是四五年環山必蔚成園林四時皆有花果諸兒諸女摘果簪花喧沸墓下而大男冢婦坐堂上補衣誦書猶侍太孺人破籬紡績時則謂太孺人尙存可也嗚呼余不及樂其志於生前而收望山之名於其身後雖在數似無可逃不死余之憾無終窮矣談形家者謂此堂非宜余於諸俗術不知曉惟以遺言故執墓旁地購入者心宜之他非所敢計也語云衣飯粗有子

平挂口官貴粗有青囊挂手以太孺人之賢仁盛德後宜有食其報者然焉知
毀斯堂者之非卽斯人也耶卽不然其愛祖曾之心必不敵其愛父母之心也
則榛簳蔓砌亦惟乞兒牧豎縱歌麩乎其中而望山者復誰也耶此余所爲攀
宰木而涕泗橫流也

松崖記

甲辰十二月

不知者自內觀之岬如曲眉如偃月高不踰五尋謂其陽必逶迤與前山屬也
及登岬而下視乃牆立四五十丈斬斬然落於溪始詫非意計所及斯崖之奇
也崖石而戴土絕險處牛羊不能迹藻米溪源北四十里而西出南浴子午山
左臂之陰折東北來激崖下復屈曲南拗而西走乎林之牙縈青入綠不見其
盡上下梯塍汪汪一白南之諸山騰伏峻峭隈隱原露留溪若客庭牽戶遮西
會北山轉爲大環是其山水之妙皆於斯崖也攬之每臨崖而坐山靜溪瑩中
涵太虛羣木颺青迎送鳥背俯仰四望舉凡耕人之苦樂牧釣之暇逸霜煙雨
月之極狀朝暮晦明之變態靡不纖巨畢呈爍在襟袖軒軒焉殆忘在牂柯萬

山中也初其主慳不可售去年始得半都種松期益其奇爰名之復記之

梅峽記 乙巳正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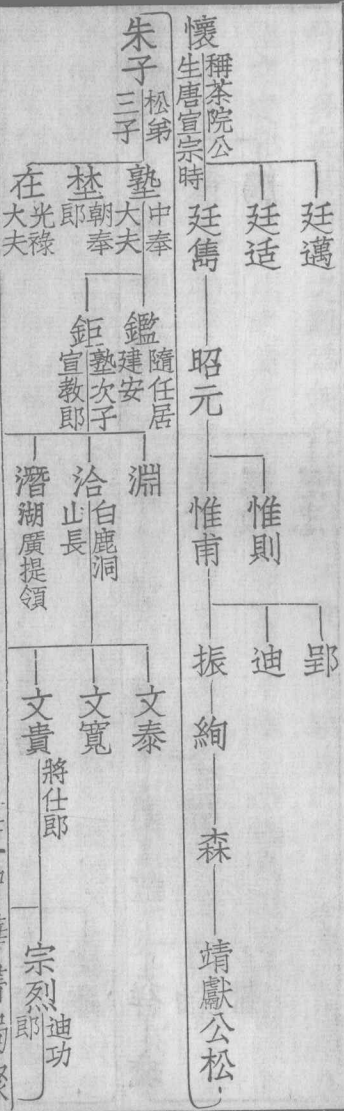
峽卽所謂側掌而襠臍者也南於墓徑可百步高與臍等而掌末適直墓門山蓋得此乃環合而雄深其中始圓窾可田可池無則枯短直露舉不足觀也初土人鏟腰爲田庚子秋余得之始復舊相其勢若植巨木則婉秀爲所奪且前山之雲委而波屬者皆蔽矣乃種梅焉至今四年於是峽之上乃無非梅者梅之初也府君蓄盆梅一脩踰尺大如指千葉而白花一日先孺人撫而言曰凡物皆有全量使天闕不盡其性者皆人爲害之也因出植籬閒越年其條大發又越年行樹下而冠已無礙余因雨水前削枝之近土者半夾以石深擁之期年發擁其根者三而得一或二焉乃斫而樹之樹者又如是分之因是堯灣寓宅多有梅其祖樹當丁酉六月花一枝是秋余舉於鄉及庚子先孺人棄養遂不花明年乃枯以死木之可感也如是今此峽之或喬或稚者皆其子孫也憶余在十年前結草亭於寓東大棗下左右植梅五六株割前之田爲方池中菽

珍做宋版印
蓮而上萱柳每春夏葉茂枝撐相交一亭皆綠先孺人或坐梅下紡棉績麻或
行梅邊摘花弄孫子及秋霽冬晴則又架竹槎枒閒曝衣襦乾旨蓄徐徐然來
往其際亭之外皆園中植者患防菜則以余酷護也時余出稍芟之家人閒舉
以爲笑至今皆移來此其某株爲所倚而撫者某枝爲所芟者某槎枒爲所架
竹者宛宛皆能記識而據峽北望纍然一邱音容莫復徒使茲峽爲瑤林爲雪
海過焉者嘖嘖道山中之勝能無悲乎詳述之以見諸梅之能盡其性者皆出
自先孺人手也峽者寓陟瞻之意岷峽同字義蓋依毛詩云

記朱烈愍公祖系 乙巳

黎平朱烈愍公萬年其祖系實出自朱子之長子塾塾生鉅鉅生洽洽生文貴
文貴生宗烈宗烈生英英生仁甫仁甫生福福已上已自婺源遷南康再遷廬
州之無爲矣福字朝卿少值元末亂出亡爲常遇春將楊景所得因從明太祖
以功得官洪武十二年詔隨征五開蠻平之命以衛百戶指揮留守仍予世襲
後卒官歸與其妻魏合葬無爲郭北今濡須朱氏皆魏出思誠思敬思忠後也

福在黎平更娶鄧生隆隆以襲父職不歸生諒諒生景景生勇勇生鑑鑑生祥祥生琉琉生紹勳已上皆襲職紹勳是生烈烈則公於朱子蓋十八世孫也自公死萊事後如毛霽朱昂等傳記公生平多矣乃皆不略及先世若不知為大賢之後者何歟而其曾孫毓英撰雍正丙午省萊祠記乾隆閒其郡人陳文政編表忠錄溯上世皆止云祖福亦似不識為出自朱子尤可怪也故詳著之且系以圖使世咸知烈愍公之蓋忠其來有自而朱子之支裔在貴州者有所考云



濟宣城令
文廣

宗顯
宗燾

英
杭州路總管

仁甫
福
衛指揮

隆
諒
景

勇
鑑

祥
琉
宗燾

龍
鵬

思誠
思敬
思忠

紹勳

萬年
明萬曆己酉科舉人
崇禎初萊州府知府

位元
恩錫
毓英

紹忠

萬齡
襲指揮

貞元
恩

紹武

紹賢

紹堯

巢經巢記
乙巳冬

非居盛文之邦或遊跡遍名會或膺朝省碩官其人自負學好事而雄於財又

親戚僚友子弟力爲羅擿貴鬻轉鈔無不如志不能名藏書家也余幼喜汎窺見人家稍異者必盡首末稍長讀四庫總目念雖不得本猶必盡見之裹足牂犍叢山之中家赤貧不給饘粥名聞不到令尉相過從不出閭里書師齊秦吳越晉楚之都又無葭莩之因可藉據蓄念也凍餒迫逐時有所去去卽家人待以食歸而顧擔負色喜也解包乃皆所購陳爛相視爽然而余常衣不完食不飽對妻孥脰槁寒栗象亦每默焉自悔然性終不可改易迄今二十餘年矣計得書萬餘卷漢魏後金石文字泉宋元來名人真跡又近千卷雖不能名藏家吁亦多矣其得之之難爲何如哉玉川子欲拾遺經巢之空虛誠貴之也以余得之之難其視玉川之貴之又當何如儻寓夷牢水上若羈禽無定棲因以巢經巢名所寄之室嗟乎書猶財也當其無百方期有之有而僅攝緘固鑄不爲己用則反不若不爲累或用而僅罄之居服飲博淫蕩無益亦未見爲能用也聚書而不讀與讀之而不善者何以異是夫聚而不讀猶不失爲守財之俗子至讀之不善斯敗家辱宗之尤矣致足於外而不求足於內則是外物者

又安見其可貴哉昔陸務觀為書巢入其中不辨奧窔而卒以浮文誕詞各至
記南園為世詬病下民侮予或亦其不善讀書招之也可無懼乎

望山堂後記 丙午秋

由墓左迤東行得一小巒復屈曲而西南得一巨巒是為子午山左臂當曲中
有平阿焉因實之屋夾堂以箱閣以門塾盡平之地是年九月訖成移前記望
山堂者名之嗚呼傷矣憶去年冬仲歸自古州東脩粗餘府君以喜居十日即
計材致工府君尤喜先歸時已自約親友為是月二十二日七十壽實今年始
七十也是日客盡會歌舞侑酒府君樂甚持酒盞又約客曰明年此日壽我於
望山堂新居矣盡冬入春土木功作無日不持酒走視或去釣山下溪中旋復
來至二月二十五日架就余眩不能侍客府君酬接酣燕樂如前也自後乃噎
作食飲日減然猶日釣於溪卒前六日尙理竿筒欲出也忽意怠遂臥臥遂不
復起越四月肫乃棄余長逝矣嗚呼余痛先孺人之志及其遺言日夕謀挈家
墓下者六年矣貧子縱富為貲幾何顧衣食且不足非思及府君健在慰其意

念安其居處吾結屋如是爲之耶又如是其急耶志願近遂而若此必吾獲罪於天有不可禱者矣蒼蒼者曷自而問耶度始時計爲先孺人享堂府君厭世後同之守祠終吾身卽以祔別置一屋視常親盡而祧今未卽能權於中準朱子四龕之制終當改奉兩親居中別屋制一視此並記之恐或年力不待俟後人也

烏柏軒記丁未

山之木皆手種惟此烏柏故有之軀齒並雄長諸木余之種山也必可觀而有實用又成於十年內者樗柞醜可薪桃李榴杏醜可薦桑柘可蠶桐蕉可蒸餅梅可諸櫟可繩可蓑可拂子膚煙可文蛤松桂可蔭竹可百製桐可讀書油柏可祠祀之燭俱不似楓榎之類難遽成者而此柏適當左塾外枝葉分專壓於梁楠收子及禽饗之先可獲斗竿油可七斤正月自朔及望墓前達旦鐙燎可取給於是春夏之密陰秋冬之疏黃其餘美也爰系以茲軒而記之

柑廊記丁未

府君好種花太孺人喜樹蔬果故所居其園圃柀落閒喬者繇者華者蔓者毒而刺者詫種異名百十其狀其寢室則竹筒紙包盛菜仁花子雜懸壁柱各有識別人之求所需者曰鄭氏無乃信無也前年余官古州治王山麓面王口砦地氣冬暖潭水合毋斂水下通南粵人家植者故多粵產嶺東西風土異宜試益歸佛手柑一公孫橘一以新府君之玩公孫橘者樹葉皆似橘子大如金柑彼枝實此枝花不閒冬夏每一番子黃熟則第三番子方如青珠若祖孫然故名譜錄未見載者府君甚悅之故結子歸已震墻枝復勞日數摩挲冀急見其實今盈枝纍纍而不及見矣太孺人近六十時得圍尺之柑食而美之唾一核隨種籬下生閱五年而實實二年而太孺人終是三種者皆柑也今以錯植廊之內外而廊因以之名記曰父沒其書手澤存焉母沒其杯圈口澤存焉三柑者非吾父母手澤口澤之所存乎倚其樹撫其枝念我先人不一見之長味之徒爲兒女子所嬉弄而涎視也記曰維桑與梓必恭敬止吾於此則不獨恭敬已也

米樓記丁未

自軒而廊委蛇南至於山口是當兩臂之會先子在時詔移前所記望山堂向墓據之以補口之缺故本樓也登而望面湖紉咳果得是山之環也乃肉好若一今年夏於母孺人墓右營先子北垞日多閒暇乃分張圖籍排潔几案讀書課子其中四窗靜綠山鳥無聲樹影湖光晃漾闌桷素蓄米元章大書木蘭詩橫絹本心賞爲米第一書常伴左右有所會輒展玩之遂盜斯樓爲米樓非僅若米菴志也元章家本襄陽葬其母丹陽縣君於黃鶴山後又以其考中散公祔因定居甘露寺下別建海岱樓爲嘯詠之所余於元章品行學問不敢望其萬一獨此似不無曠世之同者庶以藉口輕去先墳之憾抑余尤有感者蔡天啓稱元章平居退然若不能事事而元章亦以狂名質之東坡則愛佳山水固其天性殆有固結不解難與衆言者存宜東坡交三十年尙知之不盡也余於斯樓蓋日遇之矣

陽明祠觀釋奠記

丁未

余以丁未九月廿九至黔西治謁新昌俞先生詰旦適爲明文成公生日先生偕校官師及州之士釋奠於東山陽明祠祠蓋剏自前牧東鄉吳公至是實肇修祀事竣遂燕於祠下十柏山房先生倡四詩紀盛州之士咸詠而和之余不敏沐浴文成公之教澤又幸獲觀諸君子從州大夫雍容進退之美則豈宜以言不文默默者夫徒祠焉而不知所以祀之此有司之闕也曩祀焉而不思何以祀之抑亦吾儕之懼也人之俎豆前哲與蒸嘗其祖宗等耳秋豚冬雁豈誠畏其餒哉祖宗賢而子孫苟不肖雖日薦三牲鬼吐之矣何論前哲我文成公之講學陳清瀾張武承陸稼書諸先生詳辨矣此嚴別學術則爾至其操持踐履之高勛業文章之盛卽不謫龍場吾儕猶將師之矧肇我西南文教也今吾黔莫不震服陽明之名而黔西與遵義於龍場僅隔一延江其希嚮之念宜愈於遠隔大賢之居者俞先生鼓舞是邦而俛斯舉殆所云因而導之爲勢易歟然余竊謂人於前哲當無徒震服其名而貴致思夫其學致思而得其人之真躍躍然神與之遊古人且將引弟子爲友者如是乃爲能師其人而盡其

學程子敬邵子者也而不甚重其說易朱子敬張子者也而不盡醇其正蒙斯程朱之所以爲程朱歟文成公殆張邵之亞歟當日旣不以吾黔爲荒徼而陋之夫豈不殷殷後世之有學爲程朱者歟吾旣欲報文成公之德其竭志盡力當於是乎在若僅百拜而酒脯之曰吾後生小子之忠敬已至也是則文成公所不屑吐矣又豈俞先生今日此舉之意哉願與諸君子共勛之諸君子必更有以繩楚余也退因書以爲記

荔波縣舉貢題名記

乙卯五月

余到荔波學官見住室後楣閒黯然一扁下滌視之則學博開州李立山同楷以嘉慶癸酉爲邑之舉拔五人者題名閱四十三年矣多當續增木太晦不可因鑱新其版合諸貢者都四十一人更書之嗟乎荔波自明洪武甲子析思恩地置縣歷三百三十九年至 國朝雍正癸卯始設學置弟子員又四十年至乾隆癸未始設廩增定拔貢視他州縣迄今未及百年可書者已若此非 列

聖文教衍溢使疏逖習爽闇昧得輝乎光明故耶然余竊怪焉今上距克謙陳

公之鄉舉七十六年矣何落落無繼者也豈山川不靈歟抑遠行省就試者尠歟其無或文學少遜歟然當陳公時固同此山川也其時省試者聞尤尠矣而陳公固以文學獲舉也誰歟爲使我續陳公而書之者歟秋律行及余爲執筆俟之

怡怡樓記 乙卯十二月

高心泉秀東兄弟家貴筑學宮之前宅後有樓名怡怡焉庠而潔狹而通明緻而不華上刊圖籍可臥可緡可坐玩庭中羅花竹蘭茝之屬盆池有魚高樹有瓦雀十數輩氣寂寂然而清登樓而望左挹東山右顧相寶黔靈泉迤南雪洞石林諸巒壑皆若拱若揖於四時朝暮陰晴風雨之交千態萬狀各獻其變善乎避囂地也乙卯冬末招余飲樓下舉杯徑醉醉而思思而不無言因揚觶祝主人曰君兄弟棄青書先生早至今三四十年于于喁喁無少改前襟後裾氣象視世之同氣如路人或終年不相見或相見相待若賓客而徒號於人謂吾於某某乃兄弟者其相去誠不可以道里計然亦思二程子兩蘇公之所以爲

樂乎以道德相師以仁義相友氣節高乎一代言行法乎萬世及今想其在時
夜眠共被朝遊相攜仰不愧俯不忤與天地名物相渾合於談笑寢飯之際其
爲怡怡者更何如也吾與君皆垂老矣欲學二程子兩蘇公遲暮恐不及二三
垂髻婉孌拜揖乎吾前者其有望於斯乎願君兄弟時以此意勸之毋使吾今
日徒醉斯樓也

訪楊价墓記

庚申閏三月

宋威靈英烈侯楊公价善甫之墓舊無識其處者道光庚子趙石知旭與余言
曾見楊氏謚稱价墓在桐梓治西胡盧壩嘗迹之壩無他古冢惟山下有石槨
上六下三在民田中甚宏緻其外甎猶存卽楊氏後人亦有以爲先世當是也
余時輯府志據載入邱墓中歷二十年矣今日獨戴笠游蟠龍洞歸溯溱溪南
岸行約去洞三里地名宅頭果得如石知所云者秧鉞繞槨頂外無餘土不可
蹊田逼視徘徊陌上者久之因思石知未一見碑碣獨据譜譜爲其家世傳故
不虛吾郡凡今存大石冢率爲前代有勢力人其規製精壯逾此者頗衆而侯

之藏但似此以別求壩中又不復有蹤跡則其譜所傳者信謂是矣然上下兩列槨大小同何者爲侯墓亦不可定余觀其兆當未墾前高平之原體勢宏稱葬宜不止一世若上而侯也下蓋其子播國公文乎如下也上蓋其父威毅侯粲乎論三世之賢其墓皆宜爲後人護惜而掘塚令暴露若是袁清容撰楊忠宣神道碑銘云宗社踰南閔道以前是生忠顯擐甲開先三帥締歡痛不有年立廟錫封歲時牲牲忠顯宋理宗賜侯廟號也時勳褻豐偉如此豈意其墓似今日哉嗟乎以侯與父若子當宋末造世篤忠貞而侯尤極志化民厲俗請於朝歲得貢播州之士三人播之人才科目駸駸比內州縣自是始其所造於茲土者爲大越六百年曾不得周槨之士以蔭其朽骨是誠可悲也已不知者不足責知者而亦聽之將若之何余昔在黎平謁何忠誠公墓悲其蕪圯侵踐也賦一詩以爲空言何補後數年今楚撫胡公林翼爲守見余詩慨然卽葺封植制兆域創祠亭一如余意所料量處分至今牧兒不敢近焉以楊侯之忠於宋視何公之忠於明其時勢勞績略相等安知今不復有如胡公者乎石知邑人

又好古慕忠孝侯墓之於邑與有其責苟遇能如胡公者余望其告之也

遊蟠龍洞記

桐梓縣治北負虎峯前皆婁山之支麓其中閒始園田壩經治前以盡西南山
袤四十里皆廣平無坡隴爲田約二千頃歲出穀六七萬石足飽男女二萬餘
人而齋郎水流自北黑石溪自西南溪自南楊家河自東皆來會於南門外屈
曲行壩閒二十餘里爲西南山所關山卽壽國山也層盤聯絡不露牙罅一洞
瀾其絕壁水乃入焉緣壁西半里許是爲蟠龍洞高可建十丈旗方容田一井
後稍低更深二百餘步水經其右明盡流伏越十里許出馬江壩亂流數里又
伏入山十里許始出合水坎河以達於赤水入江舊時春夏雨集洞及壩中坑
窞吞消適其量故無水患歷久木石沙滓多闕塞及道光中每水潦張王如食
下而胃不傳受遂逆上淹汜或冒女牆更丈餘依山民居篙不及其屋極數十
里若湖澤然苟旬月水退則種腐陌朽垣廬漂壞相顧歎泣令若守請帑勸捐
相勢穿導蓋費十百萬金錢汔無成功以止近今七八年洞似略暢而歲或漫

浸數日災敗減前者半皆蟠龍之爲也余嘗以山川古蹟耳聞不如目見今年春避亂寓魁巖於茲洞非獨慕其殊詭已也將以躬諦夫所以致水患者道遠難得朋閏月九日乃獨遊焉時初漲不及盛時十之二而觀絕壁下水入處其口已幾無餘空若增益則口之上皆隄防也又深入蟠龍陰陰然鬼氣沁毛髮水轟轟來自暗緣石壁齠淪趨伏所卽而聽之其聲如龍吟如縛豕鳴或自上而下或自下而上蓋伏去浸以低中必大涸故其發聲也有然夫下所受之多少視夫上之所與焉誠使中涸低大十倍於外之所容而盈口以與之者止此數則受者不能奪口之所隄防而充其腹也雖有餘量何用昔之治水者其亦精度於此否耶若曰病尤在其內則非余所及知也遊歸書此爲記

重修啓秀書院記

壬戌七月

吾縣入 國朝六七十年前代十四社學其沿廢蓋無考康熙乙酉令邱公紀始於城南面背江流剏湘川書院越三年丁亥守趙公光榮又剏育材書院卽此介在府署試院閒者也歷五十六年至乾隆壬辰守于公芳柱乃重葺此而

併湘川時孫文靖公士毅來視學始易名啓秀書院越十六年丁未守劉公詔陞別建湘川於縣學宮左而易舊者名培英自是乃號三書院及咸豐甲寅之亂獨此以在城中免於燬然久不治又至於今上距乾隆重葺時已九十年矣師弟子不必居當事者不必問聽存餽羊日卽腐落自去年余主湘川講以後舍猶壁立遂假以居然經其堂者未嘗不惴惴焉懼其崩壓而趨過也伯英于公鍾岳以候補道兼遵綏桐三縣事學而才仁而沈毅斤斧盤錯力求所以裨席士民一日枉過顧且歎曰嘻甚矣壞及吾不治誰當治之者爰出財度功期趣修屬縣人劉學博際昇敦其役增庠捐穢周城平燥新講堂四楹其序左右爲夾室餘皆補傘增構有踰舊規閱兩月落成觀者咸嘖嘖于公賢余獨以爲自去冬白號賊寇吾東里于公今日受事明日治軍越今年二月東里平賊旋自江外寇南里而粵賊復出碁桐寇吾北而西公走賊於西蟻甲於南籌食料戰紛不暇給於此時圖興文教鮮不謂迂闊非切務而卒克成其願者非其才識意量有以決叢賊之必破於吾手講武修文之可以並行不悖而厭亂之天

